

## 舞台劇劇本 第二名



姜富琴

出生：民國60年生

學歷：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碩士

現職：自由業

曾發表之作品：我是一朵花

### 創作理念

## 小卒過河三部曲

劇情大綱

舞台劇劇本

場景說明

主要分為1999年與1950年左右的兩個部份。

在1999年的部份，除了最後的一場公園，幾乎都在室內，場景可使用虛實交替的手法，例如在臥室，即可有一張大床，及以景片搭成的牆面，但某邊的牆面鏤空一角，可看到室外景。

1950年左右的戲多半發生在室外，建議能多簡約即多簡約。除了戰爭場景為了烘托戰爭的氛圍，可以用些象徵性的佈置，例如：鐵絲網及掛垂滿場的紅色繃帶已襯出戰爭的死亡氣息等方式。其他場景則可以較空闊的舞台呈現。

【本劇除地名屬實外，所有出場人物及兵團番號皆屬虛構】

序場

地點：台北某家餐飲店內

人物：丁老先生、翁先生

時間：1999年

（翁先生坐在椅上看報紙，燈亮或幕啟時他正瞄了手錶一眼，低頭繼續看他的報紙。

丁老先生走來，手上拿本書。

丁老先生看到翁。）

丁：你是翁先生吧？

翁：（抬頭）你是——？

丁：我丁仲傑。電話上和你聯絡過的。

翁：（趕緊站起）你好你好。我正在等您。

丁：哎，本來我兒子說要開車載我來的，我想坐公車自己來比較好，免得他在旁邊囉嗦，所以遲了一會兒。不好意思啊。

翁：不會不會。哦，您帶書來啦。

丁：哎，昨天才去買的。之前是看報上的小說連載。每一篇我都剪下來。剛開始看的時候還以為是巧合，後來越看越不對勁了，怎麼裡面的人名、地名都這麼熟咧。陳秀慧、秀敏，還有小毛……

翁：所以您就打電話到報社說要找作者，就是我囉。

丁：是啊，想問問看這個作者是個什麼人。

翁：你打電話來說你認識小說裡的人物，我也嚇了一跳。我在電話裡也和你說過了，這些人和事情是我媽要我去登報尋人的時候聽來的。我在想你是不是認識我母親？

丁：你說你母親是翁沈——

翁：我媽姓沈，叫沈玉慧。

丁：（回想）沈——玉——慧？名字怎麼記不起來了？她多大年紀啊？有七十了吧？沈——你說你母親要你有機會把小毛找到是不是，為什麼？

翁：到底為什麼，我是不太清楚，也可能她提過，我聽忘了。以前好幾次叫我們幫她登報找陳秀敏、陳秀慧姐妹，或那個在七七兵團當過兵的小毛。我想他們是我媽以前老的老同學，還是老朋友吧。這幾年她年紀大，身體不太好，常常想起以前的朋友。斷斷續續說了和這些人有關的故事，我靈感一來，就拿來寫成小說。這些人我寫得不太離譜吧？

丁：嗯——七七兵團當兵的小毛——陳秀敏、陳秀慧——

翁：你都認識啊？

丁：秀慧、秀敏？

（丁老先生沈思著，憶起遙遠的往事。

出現隱約的槍炮聲。）

翁：丁伯伯——丁伯伯。

丁：（回神）哎，這麼多年了。

翁：丁伯伯！您以前不認識我媽媽？

丁：應該是不認識。我記憶力很好的。我們年紀大的人，越遠的事記得越清楚。

翁：丁伯伯，那些人和你是——

（丁老先生嘆了口氣，停頓。）

丁：——都過去好久的事了——五十多年，那麼久了——

翁：你們是同鄉嗎？學校同學？還是朋友？

丁：——朋友——同鄉——

翁：我想知道的更清楚點，可是我媽沒有說太多，我也不好問她

丁——把解放回去！現在看你怎麼說！我怎麼吃糖，要告

丁：——你不懂。我們以前的事，你媽媽就是一五一地說給你



## 【舞台劇劇本】

聽，你還是不會明白，你們這一代，沒打過仗，沒經歷過那個狀況啊，是不會懂的。

翁：你說說看，我們這一代的想像力不會那麼差吧？

丁：（頓）——民國卅七年時候的事了——（陷入回憶）我記得那

時候我還是個小兵，在戰場上鑽來鑽去——沒糧餉了，上面

長官就派我們去跟老百姓討糧——說討說好聽的。其實是搶——

——那個時候要是不這樣做，我們就得啃樹皮，真啃啊，用刀割

下薄薄一片硬塞進嘴裡，碰到有毒的，運氣好就拉拉肚子，運

氣不好就倒下去了。常常你就看到一個人躺在路邊臉色發黑——

——不搶老百姓也沒辦法——很多事情都是你們想不到的。就為

了有口飯吃——唉——。（頓）戰場上遇到的人，尤其女人，

我都記得特別清楚——那時候打仗，什麼事情都有，死裡逃

生，活裡求死——都在找條路走，怪事也多得很，我打過好多

仗，看的太多了——我打過徐蚌會戰，在輓莊圩附近一個小村

口——就叫米村——我記得還在那兒遇到過一個女的，她還大

著肚子——

（翁在他述說的過程中動筆寫些紀錄。

槍炮聲漸起，燈光漸暗。）

## 第一部 我們都想活下去

1-1

時間：1948年

地點：輓莊圩某村子口

出場人物：齊小丁、孕婦、農民一／二／三、老張、老王

(炮聲漸小，終至無聲。)

年輕時的小丁單獨與糧食一起。)

小丁：(左顧右盼，不安)哎，怎麼搞的張大哥和老王，去解個手這麼久不回來？這兩個不要迷路了？(來回走)我一個人在這看糧，萬一有人來搶怎麼辦？(又看糧)不能偷吃，我看看總不犯法吧？

(偷瞄一眼，又一眼，再一眼)

吃一點點，不礙事。只吃一口。

(小丁拿餅，張嘴正要吃，孕婦出現。盯著小丁看。)

小丁不理她，自顧自的要吃，一張嘴，孕婦更前進一步。

小丁不動。她不動。

小丁張嘴，她又前進。)

小丁：(嫌煩)看什麼看，沒見過大爺吃餅啊。

(張嘴欲咬，但孕婦仍盯著吞口水。)

小丁又欲把餅放入嘴中，停住。咬不下去，又拿出來)

小丁：你不用那樣對著我。我是不會分你半口的。

(又欲咬，又停住。發起脾氣來)格老子的。看什麼看。

孕婦：你偷吃，給我半張。不然我就告你。

小丁：(模倣北方口音)他奶奶的。土匪婆子。你敢去告，老子先一槍解決你。

孕婦：你給我一塊餅——

小丁：(把餅放回去)哪！現在看你怎麼說！我沒偷吃糧。要告你去告。臭婆子。

(孕婦低頭，哭泣)

小丁：格老子的。倒八輩子楣。本來想好好咬它兩口餅，半路殺出這個瘋婆子。叫我和老張老王出來搜老百姓的糧，還以為是肥差事。現在好了，看這麼多餅呀米呀在車上，一口也不能動。我命比你苦咧！我都沒哭，你哭啥子喲。

(孕婦衝過來搶，小丁舉槍指著)

小丁：哎！不准動。你不放回去，我開槍囉。

(孕婦抓起食物猛吞，小丁槍指著她，但不敢開槍，只好向上舉起，試圖對空放槍，卻怎麼都扣不下板機。眼見孕婦越吞越大口，他越來越急。)

小丁：放回去。哎哎。這鬼玩意到底怎麼用？(把槍丟一旁，乾脆用手格開孕婦)好了。再吃下去我怎麼交差啊？

(孕婦要放東西入口，小丁一手將她抱離糧食，另一手伸去抓住她的手，孕婦死命要把食物放入口中，小丁則努力將食物拉離她的嘴。兩人成拉扯戰。)

孕婦一急，哀叫一聲後昏倒。

小丁將她放到地上。)

小丁：不會吧？別嚇唬我。這樣就昏啦。醒醒，糟，出人命了。

(頓，看她肚子)一屍兩命哎。

哎呀，死小丁，你這是幹什麼和人家過不去。人家也是餓的嘛。就給人家兩口，幹嘛為難人家。

喂，大嫂，起來了。(叫不醒，看到旁邊食物。拿起大餅)你不是要吃餅嗎？這兒有呢。嗯，好香，好香，你快起來吃吧。(拿餅在她鼻子前晃盪，摸她鼻息)還有氣。一定是餓昏的，不是我推的。對，一定是。(撕小碎片餵孕婦吃)這倒好，人暈是暈了，餵她東西倒也照吞下肚。

(孕婦邊吃邊甦醒爬起摸肚子，繼續吞吃)

小丁：好了，這一塊都給你吧。(把撕下來的那小塊給她)吃完就快點回家去吧。

(孕婦接過那一小塊，囫圇吞下，突然停住。跪下猛磕頭。)

小丁：幹什麼？幹什麼？你要我的命啊。

(小丁東逃西躲，孕婦緊逼)

小丁：你幹什麼嘛？

孕婦：我公公婆婆都還躺著，沒東西下肚，眼看就不行了。求求您行個好吧。

小丁：放屁！放屁！我那裡管得了那麼多人。

孕婦：小哥，你就行行好。

(孕婦又跪又扯，小丁拉他起來)

小丁：起來起來！（推她）滾！滾！滾！

(孕婦稍後退，即停住)

小丁：（舉槍）走！走！

(三名農民竄上，制住小丁，打他)

農一：狗兵！

(農二奪下槍枝，奇異地摸著)

農二：這玩意兒不得了哎！

孕婦：木根、大道，別打，住手。

農三：何家嫂子，你別管，快回家吧。我今天要打死這個狗兵。

農二：對，打死他沒人管。

農一：老子我槍斃你。

孕婦：被那些官知道，你自己要送死的。別幹這種事。

(農二用槍做砸小丁狀。)

孕婦：不要打死人了，咱們村裡從來沒出過殺人犯。

農一：咱們村子裡也沒來過狗兵。

農二：也沒出過那種脫衣服賣的，可你看村頭那些女的——

孕婦：（阻止他們再說下去）好了！——（嘆氣）誰叫咱們碰上這場仗。

小丁：對！對！對！打仗嘛。大家日子都不好，別衝動。

農三：沒你的事。說什麼。閉上你的嘴。

農一：何家嫂子，你回去吧。  
(農一拿了兩、三塊餅給孕婦，孕婦走，回頭看小丁，又轉身離去，  
下。)

(農二、農三拿過糧袋。)  
小丁：都拿去。東西都在這兒。我可不可以走？  
(沒人理他，三人開始吃東西。)

小丁悄悄接近槍，拿到手後看了一下，正在揣摩怎麼用。農二轉  
頭，欲搶過去，小丁拿起槍當棍打。  
農一、農三跳起來，正要加入。  
槍聲響起。張王二人提槍衝上。  
王：不要動。

(四人停止動作。)  
張：放下武器。操他奶奶的。

小丁：(學老張)操他奶奶的。(奪下農民的棍，踹了農二一腳。  
對老張、老王)老張、老王還好你們回來得正是時候。不然  
我——

張：你小子。有槍不會放，真沒用，沒人教啊。

王：是沒人教嘛。本來連立正稍息都還不會的。

張：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誰教你一天到晚吊兒啞嘴地。

小丁：我什麼時候吃過豬也忘了，豬走路，更沒看過——

張：我只是打個比方。你小子囉嗦什麼！(看農民)死老百姓。好  
大膽子，搶糧是死罪知不知道。

農一：(吐口水)反正早晚都要死。早死早解脫。

張：等下就如你的願啦。小丁。

小丁：有。

張：看著。拉保險。射擊。(對空鳴槍)簡單吧？

小丁：簡單。

張：好了，你去！

小丁：去什麼？

張：搶軍糧，唯一死刑。你去執行。  
 (眾人大驚。)

王：老張，你真要幹？

張：來的時候你沒聽排長特別交代的嗎？什麼我真幹假幹？不殺一儆百，這些老百姓還會再犯。

小丁：大哥.....我.....我.....還不會瞄準.....別浪費子彈...要殺一儆百...你自己來。

張：你給我去。

王：老張。

張：軍令如山啊。不然當什麼兵哪。想當初我們打鬼子的時候，要我們衝，我們火裡水裡都衝，要我們——

小丁：(看槍)我還不大懂，你再給我說說。

張：(示範)照著做。

(小丁照做。但是朝天開槍。第一次不成，深吸口氣，拉開保險，用力按下去。一聲槍響，隨即跟著一聲巨大炮聲。槍炮聲大作。)

小丁：(嚇到)不關我的事。不是我搞的。

(眾人回望發生什麼事。農民三人趁機會抓起一些糧，逃跑。農民三人下。)

(張與王對看)

張：是那個方向？

王：這裡看不見。

張：聲音聽起來很近。

小丁：怎麼回事？打過來了？

王：粟裕這狗子，還是帶著他的山東兵殺來了。

小丁：(發現農民跑了)哎——

張：呸。老子拿命一條跟你拼了。咱們回隊上去。

(老張拿起槍往前走。小丁遲疑一下，也往前走。王不動。)



張小丁二人走了幾步，回頭看王。)

張：當兵就是要打仗。你躲都躲不掉的。跟我去。聽天由命。有老天爺給你擋子彈。

王：我只是——

張：別說了。

王：我只是想起——

張：好了，別想了。

王：我的老家、我的老娘、我的老婆——

張：(大喝)別說了！聽到沒有。每次開戰你就這樣。

王：我也不知道，只要槍炮聲一響我就看到我那個石頭房子，在我眼前。冒著煙哪。我家那條狗，大黃啊，靠在娃兒她娘身旁在那蹭來蹭去——

張：(柔聲安慰他)沒事啦，沒事。你家離這兒幾千華里，山高水遠的，別想啦。只要把仗打完，我們就可以回家啦。

王：以前就是這樣講的。說日本鬼子被打垮了，八路大概一年就會打完。沒有，沒有。我怕我回不去。每次一開戰我就怕我回不去。

張：什麼話。你這個人。就這樣，心腸又軟又沒膽。不會有事的。

(抓王的手握緊槍)來，把槍拿好。請槍神保佑你平安。

小丁：來，來，來，跟我做「八段錦」。(示範)吸氣。吐。吸，吐。我都這樣做，蠻有用的。

張：(勸王)不會有事的。(回頭看小丁故作鎮定的傻相)小丁。

小丁：有。

張：走咧。

小丁：遵命。

(三人一起往前走。小丁、張先下。王一人在場上。)

王：我王國祥。廣西人。日本鬼子敗仗的那年頭當的兵。他們說現在當兵好，等打勝了就可以領獎金，有功勞還可以領地。我想留在鄉裡餓死還不如出來闖闖，那時我老婆生第二胎，沒幾天



# 舞台劇劇本

孩子發燒，也沒錢請大醫生，就這樣發高燒死咧——我老婆每天晚上睡不著就爬起來哭，怪我沒用，連醫生也請不起。我心裡頭也煩，心一橫，領了兩塊大頭來當兵。我把兩個大頭放在她手裡，跟她說你好好養孩子吧，我去當兵了，最多兩年，我一定回來。她只抱著我那娃兒，什麼話也沒說。那天我走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家那石頭房子，我那條狗大黃，我老婆——。一打起仗的時候，老想著這些，越叫我不要想，我就越記得清楚，巴望那天再回家看一眼。沒想到就這樣死在這場仗咧。老張說得對，這裡離我老家幾千華里……太遠……太遠囉……

(老王走向小丁、老張的反方向下場。)

1-2

地點：輓莊圩某村子口

人物：小丁、孕婦、老人、王百念、小毛

(舞台上某一區域散佈著衣服、帽子、鞋。)

小丁倉皇上。嘔吐。昏倒。

孕婦上，但已無肚子。撿拾衣服——代表自己死的人身上脫下衣服、鞋子。正欲脫下小丁衣服)

小丁：娘。我好冷。給我蓋被。娘。

(孕婦驚，推倒小丁。小丁醒。兩人照面。)

小丁：是你。

(孕婦轉身去「脫」別人的衣服。)

小丁跟在孕婦後頭。孕婦停。小丁停。

孕婦走。小丁跟。孕婦又停。

孕婦轉頭看小丁。小丁摸著肚皮。)

(孕婦轉身走，小丁跟。孕婦換方向，小丁也跟。)

孕婦又換方向。小丁沮喪地坐在地上，垂頭欲哭。)

孕婦：(回頭走向小丁)多久沒東西吃了？

小丁：早就沒糧吃——昨晚吞了些草，吐。現在腳還軟。

(孕婦看看他，拿出食物晃到他面前。)

小丁一把抓下，吃。)

小丁：(邊吃邊點頭)活菩薩——您真是活菩薩。(邊吃邊哭)

孕婦：你多大啦？

小丁：16——屬猴的。

孕婦：家裡有媳婦沒有？

小丁：沒有。

孕婦：沒娶媳婦就來當兵，家裡捨得呀？

小丁：我很小就死了爹，娘養我到十二歲也去了，靠大伯領我回家，養到現在。待在人家家裡吃閒飯，沒出息，我又不想種

田，老在山溝邊挖那個地，挖不出什麼名堂。城裡徵兵，同村的大毛兄弟倆要去報名，我就跟著來了。

(小丁繼續吃，孕婦看著。)

孕婦：我本來六個月的肚子，沒有囉。炮一打響的當天晚上就流掉了——都是你們這些當兵的把我孩子嚇跑了——

(小丁停吃，看看孕婦，又吃。)

孕婦：也好，少來折騰。免得像這樣躺在這裡，家裡人想收個屍，都找不到在那兒。便宜了野狗。

(小丁吃完食物，滿足地舔著殘渣。)

孕婦：吃飽了？

小丁：好吃。

孕婦：是狗肉才這麼肥。

小丁：(想到)狗肉？(狂嘔)

孕婦：人死野狗吃，人沒得吃吃野狗，就這樣。

(小丁繼續作嘔。)

孕婦：(阻止他)別吐。可惜了。留著保命哪。

小丁：(把剩下的遞回給她)這些狗吃死人哪——我——(又要嘔)

(小丁嘔了一陣，低頭不說話。停頓。)

孕婦：你去找八路投降吧。昨天我們同村的女人去幫他們燒飯，說他們不殺俘虜，還給飯吃。

小丁：我不要。他們奸啊，前兩天假裝是我們的坦克，騙得我們的弟兄跑出去給當麥子一樣，刷刷刷地全給打趴下了。

孕婦：那你還是快走吧，軍隊剛搜過去，等會還要回頭。

小丁：(要走，又回來)大娘，謝謝你啊。

孕婦：謝什麼。你也給過我大餅吃的。

(小丁望著她，不解。)

孕婦：你忘了。

小丁：(想起)你就是——。

孕婦：我就是那個你不敢槍斃的女人。

小丁：我那敢槍斃人啊，拿那隻槍怎麼用都還不曉得，嚇死了，那敢看你啊。還好，沒槍斃你，可救了我的命。大娘，你真是我的再生娘啊。

孕婦：哎，講這些幹什麼？這時局誰能救誰的命啊？活一天算一天囉。

（小丁整理了一下衣服。）

孕婦：對了，你把帽徽拿下來吧。

小丁：——？

孕婦：八路都讓投降的人拿下帽徽，我親眼看到的，你拿下來，路上遇著八路軍，人家會以為你早降了的，不會為難你。

小丁：——

孕婦：還有更好的法子，你不肯。

小丁：——

孕婦：（從扒來的衣服中找出一套共軍衣）把衣服換了，來，穿上。

（小丁拿在手上，愣。）

孕婦：什麼時候了，還發呆。要是被人家抓到，皮都給你扒下來了。現在不過脫掉衣服。

（小丁慢慢地伸過手去，無奈地看著手上的衣服。）

孕婦：換吧，保命要緊。等過了這段路，再脫下來。

小丁：去他奶奶八路軍，去他奶奶的粟裕，我操！

孕婦：你們部隊在大院和小院那兒，還在打呢。早上，那個一五九師一再喊話。你若是要投降，可以過去——

（小丁把共軍裝套在國軍裝外。下）

孕婦：那會兒人死得多咧，前前後後，裡裡外外。也不知怎地，聽不得人家喊娘吧，我就可憐那個小兵。要不，那時滿街死人，怎會去顧到一個陌生人？滿街滿地都是死人，天天往外

拖。挖幾個大坑，一個坑幾十幾百的埋，埋不完呀！為了把屍體弄出村去，那會兒我們圍溝的四個門、四道橋全站了崗哨，凡是進村裡趕集的，出村時都要背一個屍體出去。不得了哇。

(王百念出現在舞台上)

孕婦：那個時候啊，王百念就住我的隔壁，那是一家山西人開的糟坊。他出出進進都從我的院子裡過，這裡上街近。他個不高，五十來歲吧。打頭，我不知他就是國民黨七七兵團的司令官。他穿呢製衣服，很氣派，我光曉得他是個大官。那一天，他的伙夫，一個快五十歲的人，鬍子拉碴的，叫我幫他打水。那口井水還在，你們去看。我打了水，正往糟坊裡提，碰巧他出來，看見我，就把手裡的糖遞給我。我連忙接過來放進口袋裡。

(王百念上，遞糖給孕婦。)

他的衛兵就住在我大伯家裡。

(衛兵——小毛上。)

小毛：大嫂，王司令給你糖吃，就不給我們。

孕婦：就是王百念司令？

小毛：不是他還有誰？

孕婦：算我沒福氣，那些個糖黑黑地，放口袋裡給化得黏乎乎的。

小毛：那是外國貨，你好好享受唄。

孕婦：過不久打起炮來。打沒多久，整個輓莊差不多成為平地了。輓莊圩滿街上擺滿了人。活的死的全在一起哩！那血呀，一塊一塊的，就順著街邊上屋簷雨溝往圍溝裡流。大部份都是王百念的人，解放軍都說，廣西猴子，打起仗來猛啊。打得猛，受得傷也重。傷兵哭得那慘呀，真慘，沒有人管。汽車從輓莊街心開過，活人死人一起軋，吱吱嘎嘎直響。那些受傷疼得不行的就往街心爬。看到汽車來

【舞台劇劇本】

了。就往汽車底下鑽。那開車的也不管，開——。好小的一個娃兒啲，也往汽車下鑽進去了——。到處都在喊，喊疼，喊娘，喊得人心打顫。

也怪，王百念一出來，就沒得聲響了。他總是那樣，呢子衣服、黑斗篷，眼珠都是紅的往街心一站，什麼聲音都沒得了，靜得很啦，靜得很啦。

(王百念的身影獨立。燈光漸轉。)



1-3

地點：村子內／七七兵團指揮所

人物：王百念、小毛、部下—／二／三、共軍—？二／三、小丁

(槍炮聲急起，在以下的整場戲中一直響著。)

部下數人進。小毛提擦鞋工具走向王，蹲下，幫王百念擦鞋。)

部下—：司令，粟裕那邊派人過來——說二十五軍——已經——  
。問我們要不要——和他們談談？

(沈默。)

王百念：仲傑！

小毛：有。

王百念：要擦乾淨些。

小毛：是，司令官。

部下二：司令——。我們突圍吧？

(沈默。)

王百念：(看看部下的面色)晚上看看情形，你們派人去和他們  
聯絡。(頓，嘆氣)我老了，不能再這樣做了。

(部下三穿著整套的軍服並佩戴整齊。)

部下三：司令。是時候突圍了

王百念：你——好吧。好吧。(拍部下三的肩)仲傑，我的勳章  
呢？

小毛：在這。(拿出幾枚勳章)

(王百念拿起幾枚，正要拿起最後一枚，看了一眼，皺著眉又放  
下，嘆氣。揮手讓小毛拿走。)

小毛：司令，青天白日勳章——

王百念：那不是我的。

部下—：司令官，那是總統給您的。

王百念：(看著那枚勳章，嘆氣)當個軍人，不就把這些當成命



了嗎？可我們就算怎樣想得到這些也得無愧於心啊。這個勳章，我是受之有愧啊。唉——有些時候真不知老頭子怎麼想的，明明就不是打勝仗，就要送我個勳章，是鼓勵我這個外系的雜牌嗎？（停頓）恐怕今日我王百念得辜負人家的厚愛了——（苦笑）不過伸頭一刀，王百念啊王百念，別叫黃埔系的瞧你不起。

三：將軍！我陪你。

（巨大炮聲一響，三四名共軍入）

共一：繳槍不殺！

共二：手舉起來。

共一：報名字與官階。快。

（眾人不語，二名共軍逼近穿戴整齊並佩掛勳的部下三，眾人緊張惶恐或強做鎮定，各有不同表情。）

共二：（逼向部下三，幾近興奮地）叫你報名字、官階，聽到沒有！

（幾名共軍有些興奮地圍著部下三。）

在角落的部下一扯著呆立一旁的王百念跑下舞台，小毛見狀也跟著跑。）

部下三：（大聲）我是二十五軍副軍長鄭永福！

共三：喂，有人跑掉了！

共一：不管，跑不了好遠的。

共二：這個是副軍長，大頭的。

共一：好樣的。又是一個有星的！

（眾人歡呼。）

（小丁從另一角落跑上，共軍押著其他人下。）

部下一與王百念又跑上。

小丁與王百念兩組人交叉跑過舞台。

小丁跑下。）

1-4

地點：輓莊圩附近的灘地

人物：小毛、小丁、王百念、部下一、部下三

部下一：長官。你休息一下。

（王百念苦笑）

部下一：我們有辦法逃走的。等到了後方，再想辦法。都說了勝敗乃兵家常事啊。

王百念：（望天空發呆，頓，喃喃自語）我不叫你們逮住我。

小毛：（想哭）長官。

王百念：（揮手示意他別再說）我都知道。你們為我好，我知道。

部下一：長官，不是你的錯，是劉老總！是劉老總！將帥無能累死三軍，我不曉得這個總司令是怎麼想的，打頭你就提過敵人目標是你，可就沒人要信。新安鎮、輓莊圩兩次延誤，把我們害苦了不？人家說他「把門將軍」，我看把門也不會把，就這樣丟了七七兵團。丟都丟了，再說也沒用，可丟了我們兵團，徐州還守得下去嗎？這樣一口一口叫人家給吃了，叫國家接下去怎麼辦？

王百念：有些話不該我們說。（苦笑）莫怨天，莫尤人，要怨就只能怨我自己。凡事不可強求，把我該做的事做到底，這輩子也算有個交代了。（頓）可有件事直哽住我心口——打日本都沒這麼死過人，我就是沒法心安。

（小毛無語可對，呆住。）

小毛：打仗——

王百念：這半生仗打下來，看過多少人死在戰場上都算不清了。在新安鎮，僅僅為了一個十四軍，把四個軍絆在運河東，為什麼我就不分一兩個軍先渡河？那樣十三軍就不

## 【舞台劇劇本】

必走窯灣了，也不會全軍覆沒。十三軍的人多半從廣東廣西來的，我拿什麼臉回去見父老們？

小毛：（試圖找話勸他）司令官——（無語）

部下一：長官！你要為國珍重啊。

王百念：人哪！有機會，還是做太平百姓的好。

部下一：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您累了。我去看看狀況，順便

去村子裡找找水。仲傑，找個平坦的地方讓長官休息休息。

好好小心守著，看緊狀況，別給八路摸上來啦。（示意

小毛注意長官。）

（部下一不放心地又看了王百念一眼，下。）

小丁從另一處跑上，發現王百念與小毛。）

小丁：我完了，完了。連這裡都有粟裕的人。這次一定跑不了了。

（小丁發覺情況有異，仔細看。）

小丁：好像是自己人。（再靠近看）真的是自己人，太好了。

（小丁走到兩人面前。）

小毛：站住，別過來。

小丁：害我白流那麼多眼淚水。

小毛：站住。（端起槍朝小丁）

小丁：哎，不要開槍。自己人，自己人。

小毛：別過來。

（小毛看清楚小丁的衣服，扣上板機瞄準。）

小丁：哎，自己人。自己人！我是十四軍一五二師的齊小丁。你們

看我什麼都沒帶。（強調）什麼都沒帶！我自己一個人哪。

小毛：——什麼？你說你是什麼？

小丁：十四軍一五二師。

小毛：我是說你叫什麼？

小丁：齊小丁。

小毛：（向前）齊小丁？四川資陽的齊小丁？

小丁：你——（細看，認出）小毛！你個龜兒子。你還沒死啊。

# 舞台劇劇本

小毛：（欣喜）小丁！小丁！  
（兩人相交臂地抱了一下。）  
小丁：看來我和你們兄弟真是有他奶奶的緣份啊！  
小毛：你怎麼穿著八路軍的衣服？你做了粟裕的兵？——  
小丁：這是沒辦法的時候老百姓給我的。小毛！找著你哥沒？  
小毛：沒！說來話長啊。見到你真高興。你老小子瘦啦？當兵當  
得都瘦啦……  
小丁：大家都好就好。小毛，你別像個娘兒們又給我掉淚啊。  
小毛：小丁！我改了名，叫仲傑，不叫小毛了。  
小丁：仲什麼？  
小毛：仲傑！  
小丁：仲傑？格老子的，怎麼寫老子都不認得，那個混蛋給你小  
子取的名字？  
小毛：小丁，別亂說話。是長官給我取的。  
小丁：（看王百念）這是——？  
小毛：他——（看王百念）  
王百念：我王百念。  
小丁：（趕快立正，敬禮）  
王將軍。小丁有眼不識泰山。小丁該死。  
（想到）哎呀，遇到貴人囉，連司令官都在這裡，那我們  
可以一起突圍。  
小毛：還不快脫下那身衣服。  
（小丁忙脫衣）  
王百念：拿來我看看。  
（小丁遞上衣服）  
小丁：料子還不錯，看來八路這兩年真的從大鼻子那兒拿了不少  
好處。  
小毛：小丁，為什麼你會有這身衣服可換？  
小丁：小毛，大家從小一起長大，你別在長官面前血口噴我啊。

這是一個老百姓從死八路的身上扒下來給我穿上的。

王百念：我以前給李純當兵，又給張宗昌當兵。敗給藍衣服的國民黨，換上這身軍裝，碰上識貨的伯樂拉拔我到今天，顧祝同、蔣先生——敗是敗了。軍服卻不能一換再換啊。

(沈默)

王百念：和我來到這裡的廣西子弟，我是帶不回去了。(看小丁)那些別處的，我誰也沒保住。還讓他們各自逃命。

小丁：不要緊，見到長官，我就很高興了。

王百念：(陷入自己的思考模式中，沒聽到小丁的話)仲傑。你們，一定要活下來，最後時候衝出去，做個歷史見證，為七七兵團官兵說個清白，七七兵團對得起黨國，對得起民族，對得起蔣委員長。

小毛：司令官——

王百念：你讓我靜靜！(走開)

小毛：司令官，我跟著吧？

王百念：我不走遠，你和朋友敘敘舊。

(王百念走向遠處，小毛看著他的背影擔心。)

小丁：小毛，我在這裡見到你好高興。你見了我，卻愁眉苦臉，不夠意思吧？

小毛：(苦笑)我也很高興再見到你。可是現在我笑不來。

(王百念突然拔槍，對準胸開槍，倒地。)

丁與小毛回頭看。)

小毛：長官！長官——(跑向長官)

小丁：(也跑過去)長官——這是為什麼？再忍一忍，到了徐州，就有機會坐飛機去南京——司令官。

(小毛替長官整理衣服，戴好帽子。)

小毛：小丁。長官不要讓人家瞧不起。

小丁：瞧不起又怎麼？腦袋還在脖子上就好。

小毛：我們是軍人哪，軍人，榮譽比命重要。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小丁：長官，你真是好榜樣。不像我齊小丁是為了活命才當兵的。我齊小丁最尊敬烈士。司令官，我給你敬禮！

（小毛和小丁向王百念敬禮。小丁盯著王百念的鞋看。小毛動手撕下王百念的衣上名牌，再搜他的衣裝口袋。小丁也跟著動手拔王百念的鞋。）

小毛：小丁，你幹啥？

（小丁不理，繼續脫王的鞋。）

小毛：放回去，小丁。

小丁：美國製的鞋呢。看這輩子能不能有一雙？

小毛：那是司令的鞋，你不放回去，我開槍打死你。

小丁：你開槍好了，這鞋穿上腳。就夠本了。格老子的。你也在翻長官的口袋。

小毛：我在找東西畫上這裡的地圖，託人帶口信回去通知，看能不能把長官送回去安葬。誰像你這個開小差的滑頭龜兒子。

小丁：（把鞋穿上腳欣賞）得啦，人死了不會在乎這些事的啦。

小毛：齊小丁，看你怎麼死。

小丁：會帶口信給你。你別比我早就是咧。（真誠地對王的屍體行禮）對不起囉。司令。你不做逃跑將軍，你是英雄，我佩服你，可是我齊小丁還不知道要跑多遠咧。借你的美國鞋用用。有機會燒雙鞋還給你。

（部下一帶著水壺歸來，一看到兩人停在那兒，就感到不對了。）

部下一：（拿著水壺，快跑到倒下的長官面前）——長官——喝水囉——長官（哭）。

（正當小毛、小丁、部下一圍著王百念的屍體時。部下三出現在場上，似乎是遠遠地看著这一幕。）

部下三：我在改造所裡最記掛的一件事就是一雙布鞋。我聽人家

告訴我王將軍怎麼死的——（搖頭不語）——聽說王夫人到處去找人幫忙，又跪又磕頭的，託人把屍體運到南京。也真難為她了。那麼一個女人，還挺著大肚子——後來把司令官運回去了，一開棺，就發現他鞋不見了。我們北方人說，人死了，一定要穿雙布鞋，步步高昇，才上得去天上。可他什麼都沒穿，光個腳丫子，運回南京去，人家給他弄個皮鞋穿，都不是布鞋……不是布鞋……在改造所裡，我每天都穿著布鞋。不知道什麼時候就過去了，猜不準，只好先準備著。每天在戰犯改造所，學習學習，學到有人瘋掉、學到我頭髮白了，還學什麼咧？一直到我死，都沒穿著我的布鞋走出戰犯改造所。

（在部下三獨白的時候，小丁三人安頓好長官，找來一張草蓆蓋著他，三人又向他行了禮。似乎商議了去路，三人下。

三人下場後，現代場景出現在台上。  
燈光變換。回到現代場景。）

## 舞台劇劇本

（小字說明）

（小字說明）



1-5

時間：1999年

場景：翁家客廳

人物：丁老先生、翁老太太、翁先生

丁：哎——你母親知道我要來嗎？

翁：我還沒告訴她。她最近血壓有點高，醫生本來要她住院檢查的，她又不要。上次我們見面，我沒讓她知道，免得她胡思亂想，不太好。

丁：也對。那她現在——

翁：這兩天身體好多了，今天早上還去醫院檢查過，狀況還蠻好的。我才敢帶你來見她啊。

丁：我突然出現，不要把她嚇到就好了。

翁：（向內喊）媽！有客人來了。

（翁老太太走上。看到丁老先生。盯住不動。）

翁：媽。

（丁老先生轉身看到翁老太太。也努力細認，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翁：媽，這是丁先生，他看到我寫的那篇小說，打電話來說他認識小毛，我就請他過來了——

丁：我丁仲傑。你是——

翁老太：（仍在努力回想）丁仲傑？你也是七七兵團的嗎？和小毛同隊的？

丁：我不和小毛同隊。我是他同鄉——

翁老太：（仍在自我回憶中尋找）丁——丁——（想起）你是那個——什麼——小丁？

（丁呆。）

丁：齊小丁。四川資陽齊小丁。（有些激動）你認得我？你認得我？你是——

翁老太：（也很亢奮，抓住丁的手）我找到你們了——終於給我找到你們——齊小丁——小毛——就是你們，就是你們——我沒想到你也來了台灣——是你們——

丁：你——你是——

翁老太：（抓他抓的更緊）我是陳秀慧。秀敏的姊姊，陳秀慧。

丁：（想起）你就是陳秀慧嘛。

翁老太：我找到你們了！居然給我找到——（昏軟）

翁：（扶母親）媽。媽——

翁老太：（虛弱）我——要——我要問你——

翁：媽，先別急。慢慢來。我先扶你進去躺一下。（對丁）醫生說她就是不能情緒起伏大。您先在外面坐一會兒，讓她躺一下比較好。

翁老太：不用……我很好。我坐下來就好了——

（翁先生扶母親坐下。）

丁：小心哪，保重身體要緊。

翁老太：我很好，死不了的。

翁：媽——

丁：陳秀慧——，我以為這輩子不會再和你們見面……沒想到那樣的時候認識的女孩子現在還能在這裡見到面。你還記得那時的日子——

翁老太：我再死個三次都忘不掉。

翁：媽。

翁老太：（嘆氣）到現在都還想不透，那是怎樣的年歲？我們在陳官莊，給共產黨圍在小小的十幾里地，卅多萬人哪，連樹和草都吃得一根不剩——剛到這兒來的十幾年，我把那時候的事都忘掉，誰來我都不認，就想要好好過過日子，把以前那些遭遇忘掉。可是這幾年哪，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了，我反倒一直夢到那個時候——好像還很

# 舞台劇劇本

近，那些日子，像是活不下去，大家都得自己想辦法，給人家圍在那樣小小的圈子裡，有本事的欺負沒本事的，還有土匪趁火打劫。每天一到傍晚，所有女人都在哭，誰知道今晚上會不會被臭男人拖出去——秀敏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認識了你們——

(燈光轉換至下場景)

## 第二部 我們還是會有愛情

2-1

地點：陳官莊某處

人物：小丁、小毛、秀敏、秀慧

(秀敏在台後唱著歌。)

(開場時，小丁與小毛兩人竄出，小毛拿槍護衛小丁，小丁手上拿著一塊餅。兩人退到一堵牆後。

兩人左右張望，確定沒別人來搶。小丁撕開餅，丟一半給小毛，小丁狂啃自己的那一半。

拿到另一半餅的小毛，小心撕開一半，放入懷中，才開始放開口大嚼手中的另一半餅。

陳秀敏邊哼著歌走來。

【歌】「唱起來啲，合起來啲，嬌阿依，唱得河上楊柳排耶。

楊柳年年，換青葉呢。嬌阿依，情妹年年換花鞋耶。」

(兩男生都急忙拿餅給她，小丁是吃剩下的一口量，小毛則是將懷中的那四分之一塊取出來。)

秀敏：猜猜？

小丁：宜賓。

(秀敏搖頭。)

小丁：川南。

(秀敏搖頭。)

毛：川東。

秀敏：都不是。是彭水民歌。叫薈秧歌。

小丁：秀敏，你真厲害，連彭水民歌也會。

毛：人家母親是音樂家。

小丁：(糾正)是教音樂的老師。可是秀敏，你們家不是四川人，為什麼這麼會唱四川民歌呢？

秀敏：抗戰的時候，我爸跟著機關到重慶。我就在重慶生的。那時

候我母親一邊教書就一邊在學這些民歌了。

小丁：所以你打出生就在學我們那兒的歌啦！唱得怪好聽的。

小毛：好聽。

（秀敏看看小毛，低頭看自己手上的餅。）

秀敏：（對小毛）謝謝。

小丁：（對小毛）命哪！給人家那麼多幹嘛。（嘀咕）討姑娘歡

心不是這種討法。

（小毛低頭咬自己剩下的餅。不語。）

（秀敏吃著餅，忽然看到身後那堵牆上的字。怔住。）

小丁：（走過去看，唸）陳秀慧兩顆奶子中間，有顆紅色的痣，

仁人君子，切勿錯過——

（小毛推了小丁一把。

陳秀敏氣得發抖。）

小丁：混蛋！殺朱拔毛不寫，寫什麼王八羔子。格老子的。別管

他。

（秀敏衝上前用手猛擦。毛也跟上去幫忙。）

小丁：沒用啦，擦不掉的。

（兩個士兵與陳秀慧上，穿著護士服的秀慧走在前頭，兩士兵跟在

後正嘲弄她。）

士兵：哎！護士長。我們要「打針」。別走那麼快嘛。

（其中一名士兵用手去攔她，秀慧用手撥開。）

秀慧：滾開。再煩人我就告你們司令官去。

士兵一：啲啲啲，怕了你啦。誰叫您是司令官「專屬護士」哪。

士兵二：等著瞧，那天司令官用不著了，我們大家伙兒再撿來用

就是了。

（秀慧不理，離開他們兩個走向秀敏。看到在擦牆的三人。走向他

們，順著他們的動作看到那行字。

秀慧默然。

秀敏、小丁、小毛看到她。毛與小丁試圖遮住那行字。）

秀慧：（拉過妹妹）秀敏，叫你別離開帳篷，你跑來這兒作死啊？

（秀敏低頭不理。）

秀慧：回去，別把媽一個人留在那裡。

秀敏：媽老唸著你。你回去看她一下吧。

（秀慧拉著秀敏走。）

秀慧：一起回去。

秀敏：我有事要跟小毛說。

秀慧：有什麼好說的。

秀敏：我……

（秀慧拉著秀敏離開。毛、丁二人對看。）

小毛：哎，小丁，她有話要對我說哎。她有話……

小丁：聽到啦。煩。

小毛：你想是什麼話？

小丁：不知道。

（小丁沒趣地走開。下）

小毛：（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小丁：（追）哎，小丁，你想會是啥事嘛？（追下）

（秀敏低頭不理。）



2-2

地點：蘑菇地

人物：秀慧、秀敏

（秀敏、秀慧姊妹走進滿是用降落傘搭成帳棚的「蘑菇地」。

秀敏走進一座由降落傘搭起的簡陋棚篷。

母親躺在地上。

秀慧察覺不對，急奔至母親身邊。）

秀慧：媽——媽——

秀敏：（搖母親）媽！你說話啊——媽——

秀慧：秀敏！媽已經——

秀敏：我不要，怎麼會這樣！媽——

（秀敏哭。）

秀慧：（吸了口氣）去看還有什麼東西要帶的。我們今晚就離開

秀敏：我們不埋媽嗎？

秀慧：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全是死人，你要埋在那？不過嚥下一口氣就是了。誰還管得了那麼多。

秀敏：你說這什麼話？她是媽啊。

秀慧：——（頓）那天我死了，你也丟下我別管就是了。

秀敏：你不埋，我自己找人來埋。

秀慧：誰幫你啊？那兩個傻小兵嗎？人家要你的心嗎？人家要你的身子。別再跟他們混在一起。

秀敏：你不要說他們的壞話。他們和你那些長官不一樣。

秀慧：有什麼不一樣。是男人帶個把都一個熊樣。呸。

秀敏：我都知道。媽也知道你在做什麼樣的事。她不說，就一個勁地掉淚。說她死了好，免得拖累你。她每天都要哭上好幾回，前兩天已經沒力氣了，一提到你，就看她直抖——



是你，是你把媽給逼死的。我要媽活回來，我要媽回來。

(坐在母親屍體旁哭)

(姊姊看著妹妹，無語。)

秀慧：我會和丘長官的衛士說說，叫他找人來埋媽媽。

有個姓郭的中將打算弄個難民團離開這。只要過了中間地帶

，到共產黨崗哨繳上他們那兒發的難民證，就可以放我們過

去。聽說這個計劃是經過杜聿明批准的，要疏散這兒的老百

姓。我們過中間地帶中央軍不會為難。

我們跟著這個中將，在中間地帶也不怕被土匪搶——我跟姓

郭的說好了，他會帶上我們——你打理打理，別跟人說。我

們晚上就走。

秀敏：(賭氣)我不走。

秀慧：秀敏。你知道我花多大力氣才能離開這裡？你要恨我、瞧不

起我都可以，但你今晚一定要和我一起走。我現在只有你一

個親人了。我不要留你在這鬼地方。我不要你和我一樣—

一。我們出去了，你還有後半輩子的時間，再慢慢恨我吧。

(頓)你一定得和我離開。這也是媽交代我的。

(秀慧坐到母親身旁。

秀敏跑離開帳棚。)

2-3

地點：野戰地

人物：秀敏、小毛、小丁、黃光仁、隨從、傷兵

(戰區。槍炮聲及火光。二三傷兵經過。小丁上。)

秀敏張望。發傻的小丁也張望。兩人對看到。)

秀敏：小丁！小丁！小毛咧？我有話和他說。

小丁：沒看到。我也在找。剛才被子彈掃得七葷八素的，等我清醒就在溝子裡。我前面，不對，是我上面，還有我下面，全是斷手斷腳，破肚子破腸子的——我，我，我是不是死了？可是我又沒缺手也沒缺腳的？是不是我運氣好？我祖上積德？——好準，好準！——槍子像長眼睛，直鑽——

秀敏：小丁！在這個地方，你還擺什麼龍門陣哪！我要找小毛哇。

小丁：(想起)對啦！小毛！小毛——(急得直打轉)小毛給打中啦。我過不去——救不了他，光看他飛得老遠——有個弟兄扛他回來的——那裡去了？那裡去了？(到處轉)

秀敏：(也急了)我要去找小毛。

(小丁、秀敏兩人來到傷兵區。

竹竿上掛曬著幾條染血的白布，在半空中飄搖著。)

(小丁與秀敏兩人東看西找，透過他們的眼神，彷彿四周全是傷兵。他們努力尋人卻又帶著害怕尋獲的神色。一人面朝下，彷彿就是小毛。但毫無任何反應。)

小丁：小毛——我們說打完仗要和你哥大毛一起買地，生窩豬兒子養老的。你——怎麼就這樣了咧？小毛——

小丁：(大哭，撲上去)小毛——哇！哇！

(小毛醒來。看到小丁。)

小毛：小丁。是你。(爬起撲上前。)

小丁：(退後)哇！(定，看清楚)小毛！

(小丁往前想抱住小毛。秀敏卻先他一步撲了上去。)

秀敏：小毛！你沒受傷，太好了。

(小丁與小毛傻眼互看。)

(黃光仁與隨從上視察傷兵。)

傷兵：(躺在地上抓住黃光仁的腳)長官，給口水喝吧。

(黃光仁受到震撼呆住。隨從上前撥開傷兵。黃光仁制止隨從。)

黃光仁：給他點水喝吧。

隨從：司令，不能啊。要是所有傷兵都要水喝，再多人手也不夠。

黃光仁：(大吼)我叫你給他水喝。誰要就給他水喝。再多人也給

我做。

隨從：是。

(黃光仁快步走回營區辦公室。)

2-4

地點：指揮所

人物：白水、女人一／二、黃光仁

（白水將軍正抱著兩個女人，哼著「貴妃醉酒」。他把兩個女人當宮女、太監，自己唱著楊玉環的〈四平調〉。）

白水：（唱）那冰輪離海島——

（看到黃光仁）

白水：哎，光仁。今晚唱「貴妃醉酒」，來不來？

黃光仁：不了。

白水：作什麼那副熊樣？

黃光仁：——（看看白水身旁的女人）

白水：（裝戲曲腔）高斐二腳！先行退下。

（兩女人嘻嘻哈哈地假裝宮女行禮，離開。）

黃光仁：我剛去看過傷兵。

白水：有什麼好看的。就那樣。

黃光仁：白水，仗打成這樣，我還真是頭一次。挖的那些防禦工事，全拿來填自己的傷兵，滿滿地。我都想不出古來有那場仗打成這樣。老哥，說句不那個的話，我還真對不起那些倒下去的弟兄。就沒能把大家運出去——

白水：老弟，這有什麼好想的。打仗怎麼不死人啊。虧你是世界大戰的英雄啊。緬甸那場仗救了英國佬，人家把你當個神。你自己倒在這邊洩起氣來啦？心不夠硬啊。去看過了，心意到了嘛，誰還能做什麼？咱們現在給拴在這小小村頭，還等中央發兵來救。想那麼多——沒用的。嫌悶的話，晚上到我那走走。「貴妃醉酒」，正宗梅派青衣。還有一瓶總統特地空投送來的洋酒。

哦，還有幾個女學生，你老兄滿腹詩文，剛好可以和她們「討論」一番。（帶著笑意下。）

【舞台劇劇本】

(看著白水將軍下，黃光仁獨自站立。)

黃光仁：我能有你一半瀟灑，就開心多了。像這樣到處玩，唱大戲——黃光仁啊，黃光仁，你為什麼不能學學人家？(頓)對。為什麼人家可以你做不到。(欲往白水下的方向去)都什麼時候了，今天不享福，以後沒法享——(拍掌)晚上就去。喝他個爛醉，抱他兩三個女人。有人能阻擋你嗎？我是黃光仁哪。(停頓。喘息)我是……(苦笑)我是——(低頭)

(燈暗。)

【舞台劇劇本】

2-5

地點：野戰地

人物：小毛、秀敏、小丁、黃光仁、國共軍人、老年秀慧、老年

小丁

(被炸毀的房舍。一堵牆前。

秀敏與小毛。)

秀敏：還痛嗎？

小毛：擦破皮，不礙事。

秀敏：小丁說看著你給子彈打中的。怎麼一點事都沒有？

小毛：水壺擋著。我給震暈。被地上的血水弄糊了。人家以為我受重傷，一路拖我回來，就往傷兵堆一扔，就不管了，要我自生自滅。我在那裡躺了一天一夜，頭也昏，沒搞懂在那裡，身體又麻，沒有力氣，就只好一直躺著——你跑到那裡找我，不怕啊？

秀敏：我只想找到你，也沒想到要怕——我是要找你的，一定要找到你。

小毛：我躺在那兒，剛開始前前後後都有人哭。我也哭。哭著哭著就想我爹娘、想我哥大毛、想你——想你唱歌——天黑了，不曉得是風聲唸還是哭聲，就是一片嗚嗚嗚——我就當它是你的歌聲，很好聽，就不怕——睡著了。醒來就聽到小丁喊我。

秀敏：你還記得我唱歌？

小毛：喜歡聽你唱！

秀敏：喜歡那一個？

小毛：都喜歡。

秀敏：我唱〔槐花幾時開〕好不好？

小毛：好。

(秀敏唱歌：【槐花幾時開】(川南民歌))



【高高山上啊一樹喔槐啲喂

手把欄杆啥望郎來啲喂

娘問女兒呀你望啥子啲喂

哎，我望槐花啥幾時開啲喂】

秀敏忽停住不唱。）

秀敏：我娘今早過去了——我和姊姊吵架。（頓）

其實沒有姊姊，我們母女三個早就餓死在半路上。我爹充當兵員給共產黨打死以後，都是她在照顧我娘和我。她中學畢業的時候，家裡要送她去北京唸書，她說時局不好，不要離開家裡。說大家應該一起度難關——

小毛：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能和家人在一起，你要高興才對。我也有個哥哥的。當初講好一起出來當兵，最少兄弟倆可以有照應，誰曉得在城裡報完名分好隊，他說想去解小便，去很久，一直到傍晚部隊開拔也沒回來。到現在我也沒再見過，這輩子也不曉得兄弟倆還能不能見著面。（頓）所以你要對姊姊好點。

秀敏：我也這樣想。所以我得跟姊姊走了。

小毛：你要走？（頓）你走是對的。到沒打仗的地方去。

秀敏：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幾個女生厚著臉皮向兵要東西吃。幾個兵油子叫我們脫衣服換吃的。膽子大的立刻當街脫衣服。他們笑著給饅頭，順便摸了一把，其他女生見沒被為難，好多人也跟著做了。那幾個兵指著要我做，我不肯，他們還上來硬扯我裙子，都快掉地上了。是你和小丁過來幫我的。你還把自己的饅頭給我。

小毛：你不知道啊。人家早想對你下手。部隊裡都傳你姊姊是一等一的貨色，那幾個兵油子就想從你這個妹妹先開刀。你那時乾乾淨淨地，像朵小白花——

秀敏：我現在一定又髒又醜了。

小毛：沒有。沒有。很漂亮。

秀敏：你說，躺在坑裡時想我，都在想什麼咧？

小毛：——（害羞不語）——

秀敏：想什麼？

小毛：我不講。

秀敏：你矇我。

小毛：沒有。真想你。

秀敏：那為什麼不告訴我？你不說我就走了，我這一走你就再見

不到我了，還不說？

小毛：我，我，我——就想娶了你做老婆——然後——

秀敏：然後什麼？

小毛：——親親你，再抱你睡覺。

秀敏：（害羞）幹什麼告訴我這些。

小毛：是你自己要我說的。（頓）就像你講的，我再不說你就走了。

像我哥那樣，恐怕我一輩子都見不到了。（拉她的手）真的，秀敏。我好想啊。

秀敏：你打仗的時候，還想這些事啊？

小毛：（點頭）一打仗耳朵轟隆隆的時候，腦袋也不知怎的，想

到的全都是和你親熱的事——我就這樣想著你，把你想成

我女人了。可當我躺在死人堆裡時想像的你，又像是陳秀

敏，又不像是陳秀敏。後來我知道了。那不是你，那是我的，我一個人的陳秀敏。

秀敏：（沒聽懂）也不是我的？

小毛：不是你的。是我的。我心裡頭的陳秀敏。

然後我就安心啦。以後你走了，跟了別人了，最少我心裡

頭已經有個你。誰都要不走。

秀敏：我不懂。可是我聽你那麼說，我也高興的。

小毛，你知道是姊姊養活我到今天。我告訴自己，有天離開這裡或是有天不打仗了。姊姊老了、給人瞧不起了。就

## 【舞台劇劇本】

換我來養她。那怕給人家做傭人、做姨太太或做她現在做的事，我都要養她。到那時候——恐怕我也不認得我自己了。

我很高興，在你心裡，會有一個那麼好的陳秀敏。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秀敏投入小毛懷裡，然後她牽著他消失在斷牆後面。）

（舞台的對角處顯示兩軍對峙，舞台右上角的國軍陣營往左上角退敗；左下角的共軍向左入幕後。立刻有共軍從右上角出場，表示攻佔陣地。

（秀敏走出牆面，整裝。小毛跟出）

小毛：小敏——

秀敏：小毛。你要活著啊。

小毛：你也要活著啊。

秀敏：你知道我老家在那兒。

小毛：只要我人在，就一定會來找你的。

（兩人相擁，分開。秀敏走了幾步，回頭望最後一眼，下。）

小毛兀自呆立。槍聲。

小丁上。）  
小丁：狗日的。伍小毛，啥時候了還在發呆。陳毅兵都打進司令部了。我們整連只剩下二十個人不到，（發現他沒反應，跳腳）你還在發什麼呆啊！

小毛：（突清醒）小丁。我覺得自己不一樣了。

小丁：（急，沒好氣）局勢不一樣了！你嚇傻啦。快走吧，晚了走

不脫。來，把帽徽拿下來吧。

（小丁動手要拔小毛的帽徽，小毛躲。）

小丁：聽我的，這我有經驗。等下被人問到，就要說是十一縱隊，

送俘虜。（拉小毛走。急退回）

（兩人躲至牆後。）

(黃光仁被共軍押上。)

共一：名字，軍階。

黃光仁：高義仁。五十二軍軍需。

共二：是嗎？看起來不像軍需啊？有筆沒有？寫下你名字。

(黃光仁拿出鋼筆。)

共二：(抽起他的筆看)軍需一個月多少餉？

黃光仁：(想了一下)——

共一：喲，派克筆。起碼軍需二個月薪水。

黃光仁：我親戚送的——

共二：什麼親戚？

(黃光仁不語)

共一：你那裡人啊？

黃光仁：——好了，別問了。我是黃光仁。

(共軍歡呼。興奮。

毛、丁兩人從牆後探頭，又低下。)

共二：可逮到你了！

(共軍掩不住的興奮之情。)

共一：啊哈！！俺說過了，一定會在這裡逮住黃光仁的，你不信。

共二：哎，俺也沒說錯。他沒那麼笨，一定用假名字的。

共一：賭輸了，想要賴。俺告指導員去。

共二：(咕噥)俺怎知這個黃光仁這麼笨，三下兩下就抖出來，

也不會裝久一點。軍需一個月多少餉都答不出來——

(黃光仁在他們說話時掏出手槍，對準自己腦門。共軍衝上揮開，槍落在地上。黃光仁撲向槍，被共軍按住。他掙扎在地，落魄而狼狽。)

(一記者裝扮的人上，替黃光仁照相。)

共一：大將軍，沒想到有今天吧。

(黃不語，望天，冷笑。)

(眾人押走黃光仁。下。)

## 舞台劇劇本

(小丁、小毛從牆後出來。)

小丁：(悲憤不平地)他們這樣子對他——他打鬼子的時候你們還在吃奶啊！——他是民族英雄——你們算那根蔥啊——

(小毛拔帽徽。)

小毛：小丁，偉義說共產黨不殺俘虜，還會發路費給人回家。

小丁：你怎麼信這個，他們拿投降的俘虜做人牆，走在前面。不然你想我們人比他們多武器比他們強，怎麼就一直打敗仗咧？

小毛：可是我聽老百姓講，說我們用德國人的毒氣彈打共產黨——

(小丁想說什麼，但說不出口。兩人停頓。)

小毛：——我想回家了。

小丁：我也想啊。但都在打仗你能到那去，到那去還不是在打仗？

小毛：那天不用打仗就好了。

小丁：廢話少說，快離開這裡吧。

小毛：小丁——我們先去蘑菇地找小敏。我要帶著她一起走。

小丁：別找了，再晚走不脫。這麼亂，她一定離開蘑菇地了。人海茫茫，你去那找啊？

小毛：我找找看。我找找看。你先從村口右邊的樹林那裡出去，我

回頭去碰你。

(兩人下。)



2-6

時間：1999年

地點：翁家房內

人物：丁老先生、翁老太太、翁先生

(翁老太太、丁老先生)

丁：結果沒找到。小毛一路上垂頭喪氣，跟他講什麼都不理我。

我想他生我的氣。我們出了陳官莊，往南方走，碰到以前的老戰友，和他們撤退到重慶，又吃敗仗，又到成都……小毛說他要回老家，不當兵了。到四川他就開小差跑了——

翁：我剛到台灣那些年，就一直在找秀敏，每天走在路上都在想，會不會秀敏也來了台灣？登了幾次報紙，都沒消息。就想到她會不會是跟你們走了。民國四十三年反共義士從韓國過來，在街上遊行，我也站在公園路轉角上，瞪著眼睛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我想也許就這麼巧，我就可以找出你們來，你們會告訴我妹妹的下落——我睜大眼，拚命看，看得眼發酸，眼淚都掉出來——我發現很多人和我一樣，都在找隊伍裡面有沒有認識的人，大家都怕看漏眼，就碰不到面——

丁：開放探親這些年你沒回去找？

翁：後來我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倒也好像忙得忘了這件事，偶而想起，老掛在心裡——前些年我去了一趟大陸，孩子們以為我去玩，其實我就是去找秀敏——也一樣沒音訊。

丁：唉。

(翁先生走進來。)

翁先生：媽。時間到了，該吃藥了。

(幫母親準備藥品。)



翁先生：丁伯伯，我們要不要去對面巷子吃碗麵？有家牛肉麵很道地。

丁：不用了，我得趕回家去。（對翁老太太）我下回再來看你——沒想到過幾十年，還能見到面。

翁先生：您住那？過來會不會很遠？

丁：內湖。還好。搬過去沒幾年，我兒子買給我和我老伴的。本來住林森北路那邊——現在那邊拆掉了，改建公園。（把手中的名片交給翁先生）這裡是我家的住址，上面有電話。

翁太：給我，給我。

（翁先生將名片遞給母親，翁老太太仔細認真地收在床邊小桌裡。）

翁太：那等我身體好點，我們可以再聊聊。談談往事——以前不願意講，後來要講沒人聽，現在我們自己跟自互相說說好了。

丁：也是。我在家也不講我當兵時候的事，講他幹嘛咧。

翁先生：你們聊天的時候我可不可以坐在旁邊，我想寫下來。

翁太：寫了幹什麼，你以為會有多少人看哪。現在小孩子那愛看這些。

翁先生：還沒這麼慘啦，媽。否則我們報社早倒閉了。

翁太：（問丁）你回去探親過沒有？

丁：我前些年回去過一次。是在成都機場下的飛機——沒想到我會在成都機場下飛機哪。想當年，幾位司令官都想從這兒坐上飛機呢——（遙想當年）

（廣播聲漸入。燈光轉換。）

2-7

地點：機場附近／任軍長辦公室

人物：任軍長、副官、軍長夫人

(廣播聲。)

廣播：——長官訓勉我們，新津機場，是我們最後的堡壘。是守住中華民族希望的最後精神支持，我們應該堅守到最後一刻——

(飛機引擎聲。)

任軍長辦公室

(任軍長一身遠行裝束進門，順手將一袋行李重重丟在桌上。悶不吭聲。)

副官衝入。看到軍長，有些吃驚。)

副官：(慌亂中忙理理衣服)報告。(頓。不知該不該開口)軍長——

(任軍長悶哼了一聲。)

副官：報告軍長，要不要打個電話給夫人，說你回來了——她很記掛您。

任軍長：(揮手)晚點再說，我現在亂的很。

副官：長官——您——沒趕上？

任軍長：哼！人家李司令官都擠不上飛機了，我一個小軍長連飛機門都沒摸著。

副官：(吃驚)李司令官？

任軍長：李司令官向胡長官報告說，反正六十五軍、七十軍已經打得差不多了，他留在這兒也沒什麼用處，要跟著胡長官飛台灣。胡長官倒客氣，說國家還需要你在這裡。就把他請回去了。連李司令官都下來了——(悶)

(任軍長起身走動，認真思考。)

副官：長官——我康立民跟你南征北討，從打鬼子到現在，也好幾年了。就連我的婚事也是長官你給介紹的。有些話憋在心裡，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任軍長：(定眼看了看他)我知道你想說什麼。(又坐回椅上，不語)

副官：長官，現在只有這兩條路可以選。要就是照原訂做戰計劃突圍。過長江去大涼山區，再轉進西康和盛將軍他們合攏，另謀打算。

任軍長：現在局勢這麼壞。林彪、彭德懷、劉伯承、陳毅——人家那麼多股合起來打我們。根本就不樂觀。突圍？沿沱江要經過敘府、瀘洲再過長江。劉伯承的部隊已經集結資中、資陽一帶準備追擊我們。搞不好大涼山區都還沒到，就先栽在過長江這一道難題上——

(沈默。)

任軍長：弟兄們——狀況怎麼樣？

副官：長官，您放心，大家都跟你，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要突圍，弟兄們絕對跟著你拚。

任軍長：——唉。也難為他們了，跟著我，走到這地步——也不知道還能不能過得了這次的突圍——

副官：長官，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任軍長：你是指——

副官：派人去和陳毅談談——

(沈默。)

任軍長：我們不像傅作義，讓他們部隊和平進北京。我們可著實狠狠打了幾仗啊。(頓)——到這地步，才和他們接頭，人家不一定——(不語)

副官：能算起義最好。不能的話也可以算是投誠吧？局勢看樣子是不可能好轉。再不決定會來不及的。到時候弟兄們都打光，

就沒得談了。傅老開北平門，還不是因為傅家軍在天津給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我們總不能白教弟兄們送死啊。

任軍長：唉，我們都打到這個地步了。要談那有那麼容易啊。

（頓）去他媽的。這場仗真他媽不知道怎麼打的。

副官：現在只能用沒辦法的辦法。（頓）平時講忠誠，但現在——胡司令都去了台灣，擺明了沒有希望的棋，幹嘛不和局？弟兄們也都是有父母妻小的血肉之軀啊。到這時候了，怎麼叫他們白白犧牲？

（任軍長不語。沈默。）

任軍長夫人上。站立不動瞪著任軍長。）

副官：夫人——

任軍長：（欲語）唉。

（夫人衝上狂打任軍長。任軍長不動也不反抗任她打。）

副官：夫人——夫人你自個兒要緊啊。

（副官想上前，任軍長示意他別動。）

夫人：（哭）你叫我們一家子老的小的怎麼辦？你叫我怎麼辦？你自個兒就飛去台灣。你屬下就不管了？我們你也不管了？你叫我下半輩子都見不到你。

任軍長：好啦。我這不回來了嗎？

（夫人停。想到，又哭。）

夫人：（跺腳）人都去機場了，你又回來做什麼？要給共產黨抓到——（大哭）

任軍長：（不解。）你這是幹什麼？我走你哭，我走不成你也哭——真是——真不知拿你怎麼辦？

（夫人啜泣聲。）

任軍長：好了。女人家不許在這鬧，我還要帶兵咧。（頓）立民。

副官：長官——

任軍長：你有路子嗎？

舞台劇劇本

舞台劇劇本

副官：我們可以派個人過去探探。

任軍長：好吧——（頓）——就這樣，試試——試試。

（副官打電話。燈漸暗。）

任軍長：（在幕後）

（幕後）

（幕後）

（幕後）

（幕後）

（幕後）

（幕後）

任軍長：——

副官：長官

任軍長：你是誰——

副官：長官

任軍長：長官

副官：長官

2-8

地點：機場

人物：小丁、小毛、大毛、共軍一、共軍二、秀敏

(小丁躲在掩體後，只把槍頭露出來打。)

小毛：小丁。小丁。你這樣子是打不到的。

小丁：不要你管。我看到你就有氣。你都決心要回家去了。幹嘛半途又跑回來。

小毛：小丁，我說過了。我眼看就到資陽了，硬生生給捉回來的。要不，他們怎麼會叫我來守這個最外圍的點？

小丁：我以為我一個倒楣就是了，那想到還看到你。

(兩人邊說邊打。)

小丁：你有女學生喜歡，又有老母親在，是該回去。偏在這攪混。

小毛：小丁，我這裡可拜託你了，萬一有了個什麼，記得回家，替我照看照看，我家裡的老娘。

小丁：我才不。你老婆我就替你照顧，你老娘我才不管。留著自己照看。

(小毛看到別人撤退。)

小毛：後退，快跟上。

(小丁站起，被射中，翻出掩體。)

小丁疼痛，看著小毛。)

小毛：你撐著，我馬上來。

小丁：救我！——我不想死在這裡啊。

小毛：我來，我就來。撐著啊。

(毛跳出掩體到小丁身邊。試圖扛起小丁。不成。小丁摔下。)

小丁痛。)

小毛：忍耐一下。(又試圖扛起他，不成。)

(喊殺聲起。)



小丁：上刺刀了，你走了算了。

小毛：（放棄扛他，改用架的）還可以走吧？快。

（兩人走了幾步。小丁又倒下。）

一聲「殺」。衝上幾名共軍，第一個衝上來的士兵刺向小丁。小毛抽

出刀擋。兩人扭打在地。其餘共軍追向國民黨軍撤退方向。另一名

共軍——大毛。拿槍指住小丁。小丁因痛苦而臉朝下。）

大毛：別動。（看到扭打在地的小毛和共軍士兵）

（小毛背對大毛壓住共軍，短刀插入。）

大毛連忙開了幾槍。小毛倒地。大毛轉向別處。）

大毛：（喊）擔架！有弟兄受傷了。

（小丁轉過身來看倒在地上的小毛。大叫。顧不得痛跳向小毛。）

小丁：（低喚）小毛——（看著小毛的屍體發呆。）

大毛：（仍舊在對外叫）擔架！

（兩人跑來。）

共軍一：報告。這區清除完畢。

（小丁撿起小毛的刀，衝向大毛。被兩名共軍用槍打掉。壓住。）

共軍二：報上姓名、番號、軍階。

小丁：我操你奶奶祖宗十八代！

（共軍踹他。）

小丁：你們踹死我好了！

共軍二：還嘴硬。（拿槍托打小丁）

共軍一：就踹你。（用腳踹小丁）

小丁：他奶奶的共產黨。（抵抗。反撲）我和你們拚了。

大毛：等一下。這聲音——

共軍一：（繼續和他的纏打）打死你這蔣介石的土匪軍。

小丁：我打死你這個土八路。

（大毛認出小丁。）

大毛：齊小丁？

小丁：（仍激動）我操，狗日的，你個王八龜孫子——

# 舞台劇劇本

大毛：（拍拍他臉頰）睜開眼看清楚。齊小丁。我是你同村的大毛。

小丁：大毛？大毛？（驚訝而悲傷）大毛——怎麼會這樣？怎麼會是你？（崩潰哭）

大毛：（驚喜）會在這樣的情形遇見你，還真奇了。

（小丁昏倒。）

大毛：沒關係。解放了。不用再當國民黨的兵了。我會照顧你的。

（士兵跑上。）

士兵：報告。總部命令迅速至村口土坡集合。七十四軍任軍長已經通電說要投降了。

大毛：送他去治療一下。他也是農民子弟。教育教育。以後會有用的。

（眾人下。）

（秀敏的身影出現在舞台上。但因為側光的關係，我們只見到身影。）

（秀敏還哼著歌）

（小毛的魂坐在地上。）

小毛：好安靜啊。小敏。連你的聲音都這麼遠——

（秀敏歌聲漸弱。）

（國際歌漸強，舞台上出現巨幅五星紅旗及毛澤東畫像。）

小毛：我聽不見了，小敏。我什麼都聽不見了。（安詳地）什麼都聽不見了——

（一切被「國際歌」歌聲掩蓋。）

## 第三部 我們應該是兄弟

## 3-1 行軍

地點：前往東北途中

人物：齊小丁、趙北同、老張、行軍中的士兵

(3-1)-1

## 【解放軍進行曲】

齊小丁在隊伍中行進。邊走邊打著瞌睡。趙北同排在齊小丁身後。一路行軍。）

北同：（拍拍小丁）同志。知不知道要到那裡？

（小丁不理。）

北同：（不放棄）同志！同志！

（小丁瞪他一眼，北同見他醒了，更積極。）

北同：同志，你想我們要去東北？你看我們過了山海關。

小丁：（一拳給他）格老子的，你祖宗睡覺你孫子吵。

北同：（痛！不敢還手）問一下嘛。

小丁：問！去問連長。

（北同摸摸鼻子，抓抓頭。）

小丁：不敢問就閉嘴走路。

（隊伍繼續前行，小丁又睡。）

(3-1)-2

口令的聲音：跟上。跟上。

（小丁、北同全副武裝在隊伍中急行。小丁跟上，北同跌倒。）

小丁：狗日的。你老子就說，不到十六歲就別當兵，找麻煩。

（小丁替北同背起裝備。北同自行爬起。）

北同：我再三個月就十七歲了。

（小丁往前走。）

小丁：龜兒子！殼不硬就嘴硬。

北同：是我娘的兒子。才不是龜兒子。

(小丁走。北同追上。)

(3-1)-3

(三、兩人圍坐著喝水。吃餅乾。北同從遠處跑來。)

北同：(喘)丁老哥。他們說這幾天怕要過江。

小丁：過江？那個江？

北同：(掩不住興奮)晚上就到安東，你說那個江！

小丁：(驚)是鴨綠江！

北同：(不解)丁老哥！怎麼啦？

小丁：(不太高興)沒什麼。(頓)北同，你排行老幾？

北同：我是老三。我家四個都是男的。莊裡人都說我娘會下金蛋

(笑)。

小丁：要打仗不怕？

北同：打倒美帝嘛。美國人太可惡了。誰怕他們。

(小丁不搭腔。北同興奮難掩的撥玩著槍。)

os：集合！集合！

(北同快速跑去。小丁頓了一下，慢慢上前。)

(3-1)-4

(隊伍行進中，老張與小丁並排走在一起。兩人對看，認出。忍不住環臂相擁！)

小丁：張大哥！

老張：小丁！小丁！

(兩人發現週遭人看向他們，趕緊分開。各自行路，但仍偷偷說話。)

小丁：你——都好吧？

老張：(嘆氣)沒死成哪。

(頓)

小丁：你怎麼也到這來了？（小聲）給抓來的？

老張：——自願！……唉，不自願也不行。

小丁：怎麼了？

老張：……轆莊圩被打垮，我只好跟別的隊伍走，長官投降，把整個部隊都帶去。我不幹。跑回老家。娶個老婆，想當老百姓過日子。可人家就不讓你過啊，硬是把你底子給掀出來。

小丁：您吃了不少苦吧？——

老張：去他奶奶的。在牢裡的日子——不是人過的。（欲哭）

小丁：（也酸）老哥——

老張：一天拖出去一個——就在想什麼時候輪到我。偏不，這樣等著，折磨人喲。

小丁：您算福大命大。

老張：後來打仗，上面叫交志願軍。老百姓誰放著安生日子不過要去送死啊？縣裡找不到人，到牢裡來找。像我們這種做過國民黨兵的反革命份子，反正是死，不如去韓國打仗。老像那樣在監獄裡蹲著——唉！受罪。

小丁：真去韓國？

老張：你不知道？

小丁：反正做了人家的卒子，叫你吃帥就吃帥，叫你餵炮就餵炮。沒得商量。誰問你要不要去？要不要打？知道也沒用。（頓）哎，張老哥，你沒以前看起來健壯了。

老張：打從跑回家，心裡就不安穩，老七上八下的害怕著。誰會有好氣色？剛結婚時，我老婆倒是給我補了不少——說起我那老婆喲——

（隊伍分開行進，小丁必須跟上。）

小丁：張大哥，以前我剛出來當兵，都是你照顧我的，你人好，上天會對你好的，一定大吉大利平安回家。

老張：我是看開了，倒是你自己要保重啊。

小丁：你會好好的，老哥，那次在轆莊圩你給個婆娘一口子咬傷

# 舞台劇劇本

腳，還是跑出包圍圈。你絕對會逢兇化吉——吓吓吓，連兇都碰不到。

(前面哨聲響起，小丁必須跟上。兩人短暫無語。)

老張：哎！他奶奶的，也不知道要不要再見。

小丁：(苦笑)是啊，在戰場上見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頓)

有機會去拜望你啊。我連嫂子的面都沒見過。可得叫你好好說給我聽。

老張：要是你小子有機會，趕快找個好女人成家吧。

小丁：得了，老哥你，別替我瞎操心。我們來日方長——

(張、丁兩人分開。)

老張：——

小丁：老哥——

(兩人互相張望著，漸漸相隔遠了。燈漸暗。)



3-2

地點：安東某地營區

人物：齊小丁、趙北同、大毛、隨從

(北同在忙著拆衣服上的名牌。小丁在擦鞋。)

北同：大哥，你這鞋擦得很勤，有來頭？

小丁：說出來嚇死你。

北同：說說。

小丁：——沒你的事，趕快拆你的名牌，等下檢查，你還沒拆完，  
有你受的。沒見過拆名牌可以拆這麼久的。北同：難拆。這出來時我娘縫的，縫得特別密，不好拆啊。(看著  
名牌)真捨不得。

小丁：你命好，有個娘幫你縫，是該捨不得的。

北同：不，我說這名牌啊。(唸)「中國人民解放軍」。嘖！好聽。

(無奈地)連長說過了江就叫「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  
夠長了。

小丁：上面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沒聽過服從啊。

那麼喜歡，你留著做紀念好了。

北同：(高興)好——(想到，急)不好，不好。萬一人家說我這  
樣是抗命，我可慘了。大哥，有沒有說這些拆下來的要怎麼  
辦？小丁：燒掉。隔壁連隊的上午已經燒了，待會集合就輪到我們了。  
你快拆，那麼多話。

(北同面露可惜之色。想再說些什麼，小丁低頭專心擦鞋。

大毛與隨從上。)

隨從：敬禮。

(北同、小丁起立，行禮。)

北同/小丁：長官好。

大毛：坐下吧。我是來探老鄰居的。小丁——

# 舞台劇劇本

小丁：（維持行禮姿勢）報告長官，上次已經跟您報告過了，我是丁仲傑，四川宜賓人。不是您要找的齊小丁。

隨從：長官面前，少裝傻。

大毛：（阻止隨從）你們先出去，我和他談談。

（隨從下，北同拎著衣服跟下。）

以下對話，大毛不理小丁的插嘴，自顧自講。）

大毛：小丁——

小丁：我不叫小丁。我叫仲傑。

大毛：你聰明，不想給你叔叔添麻煩。

小丁：我很笨。

大毛：免得家裡有個親戚黨過國民黨兵，會給他們添麻煩，所以你改了名字。

小丁：我沒有。

大毛：（生氣）我說了我不會為難你的嘛。還裝個屁。

小丁：（瞎混）報告長官，我沒裝屁。

大毛：我不懂你做啥不認我。當初是我找人醫好你的。還讓你回你原來的隊上去，和他們一起接受改編，沒把你當成戰犯送改造所。你這頭臭牛不知在嘔什麼氣？

小丁：我不懂您在說什麼。我是孤兒，沒有親戚。

大毛：（不理他，自己坐下）你記得我們以前說過一起當兵一起做官？

小丁：長官你認錯人了。我要擦鞋了。（蹲下擦鞋。）

大毛：我們還一起報了名。部隊開拔的前天晚上我很緊張，沒閤眼。結果我去上廁所，睡著了。來找我的人以為我跑掉，沒仔細找。我就和你們錯過了。我醒來的時候，跑去街上，又有人在徵兵。我想，也好，只要跟著隊伍，有天會遇到你和小毛。誰知道那是紅軍。（得意）老天爺待我不薄，讓我糊里糊塗就跟對了路。要不然，我今天說不定在台灣，（笑）也救不了你這個臭雞丁。

小丁：長官，你聞聞，我不臭，我也不是小丁。

大毛：你剛才說你叫啥？

小丁：（大聲，立正）丁仲傑！

大毛：姓丁嘛，那就小丁囉。小丁！我們以前都以為做兵就可能當

大官，就大魚大肉。跟了共產黨我才知道，人在世上不是只

有做大官才重要。共產黨當家，我們都是農民子弟兵，是人民

的兵，做不做大官就不要緊了。人人都有地，人人都吃

飽，天下就太平了。像我們老家，你看明叔他們，辛苦一輩

子還沒有一塊地。小丁，我是真的希望，你、我，還有小

毛，或著是我們的子孫，都可以生存的很好，很安樂。我們

現在有了共產黨，中國不會再窮了。

（小丁瞪著他。）

大毛：我看到你是志願軍，我很高興。我們總算並肩作戰。為了國

家民族而戰。這次我來找你，是要你保重身體。要活著回

去。我們都要活著回去見證新中國。等我們把美國人趕走以

後——

（大毛有點興奮。小丁卻還是瞪著他，毫無反應。）

大毛：（覺得自討沒趣）好吧。我不多說。你就是這個臭脾氣。我

沒有小毛那樣的好耐性跟你慢慢磨。但是你要記著我今天和

你說的話。

（大毛看了他一眼，無可奈何地下。

小丁更用力擦鞋，生著悶氣。）

小丁：我會活下去的。我齊小丁再怎麼不濟，也會像條蝨蝨活著給

你看。活著才是老大，才能說話。

（北同提著衣服上。）

北同：哎，我給拆好了。

小丁：北同。我們說什麼都不要倒在這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北同：（不懂）都不懂你在說什麼。

小丁：不懂沒關係，記得要把命留下來。

# 舞台劇劇本

北同：哦，那就要看時候了。不是說死有輕如鴻毛，重如泰山

嘛。像現在，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就該為國家民族上戰場

不是？

小丁：……（回頭看他一眼，繼續擦鞋。始終不語，擦鞋……）

（燈漸暗。）

3-3

地點：韓國戰場

人物：眾軍人、小丁、北同、老張

(一組人衝上，倒下。又一組人衝上，又倒下。)

小丁與北同衝上，跌倒、翻滾，爬起。上來兩名美軍服飾的軍人用槍指著他們，押下。

又一組人上，倒下。)

(老張上。倒下。燈光轉換，老張爬起。)

老張：他奶奶的！沒想到最後是倒在韓國咧。

聽俺娘說，俺出生時她做了個夢，夢到一個小男孩在走路，走好遠好遠，又過河，又上山。算命的就說我注定要流浪異鄉。嘿！那想到我可不止「一」鄉，我走了好幾鄉，好幾省咧。最後還出國，沒想到打仗，還有這好處。不然我們這種鄉巴佬，一定老死在家鄉嘛。俺娘一定是有預感，知道生下來的孩子得到處跑。所以做了這樣子的夢。只是不只俺哪。你看看，不是打仗就是逃難的。沒有人躲得過。

(走，又回頭) 他奶奶的，這裡離俺老家山東不遠也不近，來的時候就沒得回去看看。現在想回去，不知道還能不能走得那麼遠咧？怕走不到就散囉！

(下)

# 舞台劇劇本

3-4

地點：俘虜營

人物：小丁、韓國官員、其他俘虜、守衛

(一排近乎裸身、只穿著內褲的俘虜，正按順序領制服、鞋與鋼杯等用具。當中只有小丁腳上還穿著鞋。)

韓國官員坐在長桌後方，在發放衣物。輪到小丁上前。

官員把衣物推給小丁。小丁把鞋推回去。

官員一呆，又推回給小丁。小丁指指自己腳上的鞋。官員還是搖頭，把鞋給他，態度漸趨強硬。排在後面的人拍拍小丁。小丁只得脫了鞋，交給旁邊的守衛，領了衣物，走到旁邊默默穿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3-5

地點：軍醫院

人物：大毛、小丁、北蘭、毛婆、謝守、謝壯、謝其、員官、謝靜、丁小：病人  
(小丁推著餐車分飯。走到大毛病床前。棉被蓋住大毛的臉。)小丁：老兄。吃飯了。  
(沒動靜。)

小丁：吃飯了。(用筷子敲碗弄出聲音來)有再不高興的事，也先填飽肚子。

大毛：放著就可以了——老謝？

小丁：他生病了。過兩天會好。我這幾天代他做事。  
(小丁把食物放在床邊櫃上。)

小丁：你旁邊床的要我勸你想開點。命還保著就好。少條腿拄個拐杖還能走的。別想那麼多。

(小丁掀大毛被單。)

小丁：來吃——

(兩人照面。愣住。大毛搶回被單，躲進去。)

小丁硬把被單掀開。)

小丁：開飯開飯。聽說你手術後就沒事。在我小丁伙仗長的管理下不准有人不吃飯。

大毛：很好笑，對不對？我成了少條腿的人——

(沈默。)

小丁拉開被單看他的腿，假笑三聲。)

小丁：哈哈。(把被單放回去)

大毛：(瞪他。生氣)你作弄我。你個死宮保雞丁，我都成殘廢了，你還作弄我。你們都瞧不起我——

小丁：你他奶奶的少在那邊嚷嚷。自己命好不知道。你這樣就想死啊？人家很想活下來卻死掉的人怎麼說？

(大毛不語。)

小丁：大毛，過鴨綠江前你來看我。不是說要好好的活下來嘛？  
不是說要回去見證新中國的嗎？怎麼忘了？

大毛：新中國——回去——（低頭）我回不去了——弄成這樣人  
不人、鬼不鬼的——回去幹嘛好？

小丁：得了，大毛。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往前衝  
的時候心裡就有底了。你只是不甘心。想要脾氣。要完了  
就好了吧。

大毛：——  
（沈默。）

小丁：大毛。你記不記得那次你和小毛來找我，說要去當兵，還  
說隔壁大廟口的建君、大方都去了。你收到人家從上海、  
東北寄來的信。寶貝似的，摸都不給摸。你說是好樣的就  
要到處闖。我們村裡就屬你最會說話，唬得我和小毛都跟  
著你……

你把飯給吃了，把身體養好。等他們送你到營區，我們就  
一起種菜。我們在營區東邊挖了塊地，種菜和瓜。高麗土  
不行，種起來瓜子都只長這麼一小塊。不好吃。可是青菜  
還可以。而且在這兒種高麗菜好像還蠻對的——

大毛：（看丁）你不是不認識我嗎？你不是說你是丁仲傑，不是  
齊小丁嗎？

小丁：（假裝，想混）是嗎？我有說過我叫丁仲傑嗎？你認錯人  
了吧？（想到）哦，我在這兒也不叫齊小丁，我是齊仲傑  
——我打仗打糊塗了，常常忘記自己是誰，一忘記，就換  
個名字。反正換名字像換衣服。容易。

大毛：你個不老實的死小丁。我想起來了。你還欠我兩顆瓜。

小丁：我什麼時候欠你兩顆瓜？

大毛：還想懶皮。那次你偷杜家的瓜田，你和小毛看到人家拿鋤  
頭來抓了，趕忙跑走，剩我一個在田裡給人家打到屁股開  
花——

舞台劇劇本

小丁：這可怨不得人，你自個兒腿短——對不起。你眼沒我尖。怪誰？

大毛：你說過賠我兩個瓜的。

小丁：哦，我心地好，答應賞你兩顆瓜吃。

大毛：瞧你這個小痞子，就賴到現在。

小丁：我沒賴，只是沒見著你，現在不正種著哪。等一結出來就大

毛哥你送上。可以吧？

(大毛小丁相視笑，小丁拍拍大毛肩膀。)

(燈光漸暗)

# 舞台劇劇本

3-6

地點：菜園

人物：大毛、小丁、北同

（鞭炮聲不斷。間有煙火的聲音。）

小丁：新年囉！（對毛）恭禧發財啊。

大毛：哎！應該找些紅紙袋來當紅包的。

小丁：沒關係，欠著好了。明年你就加發兩個紅包給我。

大毛：哦，那可虧大囉。

（北同跑來。）

北同：（興奮，喘）快！快！看我帶什麼來。

小丁：你搞什麼鬼？

北同：說恭禧發財，我發紅包給你們。

大毛：你撿到金元寶啦？

小丁：你裝什麼鬼啊。

北同：（拿出一袋糖）過年加菜啊。

（小丁、大毛驚呼。）

大毛：美國貨啊。

小丁：你小鬼頭去那弄來的？

北同：（分給兩人）先分了它。

（小丁接過，拆開封套吃了一顆。）

小丁：（頻頻舔嘴）美國人的糖真好吃。

大毛：（看手上的糖）北同。這八成不是人家送的吧？

北同：長官您放心好了。這糖可是我正正當當託印度人幫我買的

小丁：那來的錢？

北同：（忍不住笑）記不記得上個月個美國佬在找他的錶？

小丁：（拍手）你個龜孫，把人家錶給賣啦。

北同：長官，我這可算替咱們出氣啦。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大毛：嗯，毛主席都說——

小丁：先吃糖吧。

大毛：小丁。你什麼都好——

小丁：你又知道我那裡好了？

大毛：哎，你又知道我不知道你那裡好？

小丁：你又沒跟我說，我怎麼知道你知道我那裡好？

北同：行了，兩位大哥。我都聽糊了。

大毛：你就在重要的思想問題上頑固，死雞丁，你其實心裡頭不服，對不對？

（小丁整理菜園，不語。）

大毛：每次談到思想問題你就躲。不行的——

小丁：（不想搭腔，轉向北同）北同，你手上還有袋什麼？

北同：（想起）糟糕，這麼重要的東西都忘了。（學京劇「大鬧天宮」裡的猴子猴孫們，作獻寶狀）偷得王母娘娘蟠桃，獻給大王。（把包包遞給小丁。）

小丁：（打他頭）又什麼東西，少作弄你祖宗。

北同：（躲）不敢。你看了就知道。

（小丁打開包包，那雙黑皮鞋出現在眼前。）

小丁：我的將軍鞋呀。（看，擦，再看）

北同：前兩天印度佬叫我們去清廢棄物倉庫時給立根撿到的。和我們進來時脫下來的衣服堆在一起，印度佬叫我和立根那隊去把那些東西燒掉。哎，就這麼立根就撿到這雙鞋，他看還好好的，撿起來放著，給我瞧見。我今天買了兩包美國糖，一包就拿去換回這鞋。

小丁：北同——

北同：（非常不好意思）沒什麼啦。不要謝。

大毛：這鞋看來很舊了。

小丁：北同。你說這鞋好不好？擠成這樣都沒裂口，陪我走了不少路，有紀念啊。

大毛：北同，你看我這隻腳好不好？跟著我走到韓國啊。

小丁：你那隻腳比我鞋還舊，都要卅年了。

大毛：人怎麼跟鞋比，你有常識沒有？

小丁：（抓到話柄）哎，對，你有常識沒有。

大毛：（語塞。笑）你個宮寶雞丁。真鬥不過你。

（三人笑。）

（鞭炮聲）

大毛：希望明年別再在這裡過年了。

北同：我今天聽立根說要停戰了。

大毛：美國佬被我們趕回卅八度線，他們已經嚇得屁滾尿流，不敢再打啦？

小丁：有說要怎麼個停法嗎？

北同：還沒。不過，聽說美國人要讓我們自己選去那邊。

大毛：什麼叫要去那邊？

北同：就是要去台灣跟國民黨還是回祖國跟共產黨。

（小丁停住手邊動作，認真聽著。）

大毛：美國佬就是多事，我們從哪來回哪去。少來挑撥情感。

北同：立根說是高麗棒子跟他說的，他韓文講得溜，不會聽錯的啦。

大毛：真是不安好心。美國佬就是心眼歪。小丁，你說是不是？

小丁：就是。我就說立根和那韓國人有一腿——

大毛：（瞪他）格老子的，你個龜孫子就沒正經。這是幌子，到時候一邊是槍斃，一邊叫去台灣，強迫你「選」。

小丁：（故意讚同）對！就像抗美援朝志願軍，坐在炕上烘你，烘到誰動誰「自願」。

（沈默。氣氛有些僵。）

大毛：——總有壞份子。這事你也別老是一直提。

北同：立根說東安他們那區很多老國民黨部隊的人開始在鬧動作了，準備要去台灣。



## 【舞台劇劇本】

大毛：那個東安？

北同：原來是董其武那邊的兵。

大毛：這些顛三倒四壞份子。

(小丁不語。)

北同：長官，我們也來運作，萬一到時要選了，別讓那些反革命份子領先。

大毛：對。是該做，是該做。小丁。小丁。

小丁：別扯我。我不跟你們一起。

(沈默)

大毛：我以為你會站在祖國這邊。

(沈默)

小丁：大毛。說實在的。我和你一塊耕田種地，但我們的心始終向著不同邊。我的祖國和你的祖國——唉！

(三人對峙。燈暗。)

# 舞台劇劇本

3-7

地點：徵詢室

人物：小丁、長官、翻譯

(小丁聽到最後一句，毆打大毛，兩人打架。)

(翻譯及長官耳語。)

翻譯：你都想清楚了？

小丁：是的。

(翻譯及長官耳語。)

翻譯：我們並不保證停戰後你立刻可以前往你所選擇的地方，說

不定你還得在這裡再待上一、兩年才能離開，這樣你也不後悔？

小丁：不後悔。

翻譯：你知道這樣的決定可能會對你的親人不利？

小丁：(不語)

翻譯：想過了？

小丁：我老家沒親人了。不會有關係的。

(翻譯以英文向長官重複小丁這句話。長官點頭。)

翻譯：好。你出去吧。換下一個。

小丁：(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燈暗。)

3-8 那個東家？

地點：營區

人物：小丁、大毛

(小丁與大毛在營區的某一處相遇。)

沒有打招呼，兩人錯身而過。)

大毛：小丁，我真不知道你為什麼那麼點不通？我們一起回祖國，去創新生活。想想我們過得多苦，我們的爹娘多苦哇，以後不可以了。

小丁：別跟我講這些。什麼解放人民，狗屁。放屁，叫老子一直走路，早也走是晚也走，走得腿都快斷掉了，有沒有說去那裡？沒有！走到鴨綠江，老子就覺得不對，要過河。當天晚上就過了河，給送到這兒打仗。就沒當我們是人。

大毛：你真是腦袋裝屎啊，你就那麼喜歡做國民黨兵啊，到處去搶人家吃的，你是做慣土匪不慣當好人了是不是？

小丁：土匪我沒做過。不得已的時候，你不找吃的，難道餓死嗎？

大毛：我告訴你，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最少現在這個時代只有他可以。國民黨當家做了這麼久，三、四十年，做了什麼？就拿我們老家來說好了。光那幾個軍閥打內戰就打了十幾年，劉湘、劉文輝、楊森。你真以為你老子是打日本鬼子死的啊。

小丁：你說什麼？

大毛：我大伯說的，你爹是給劉文輝當的兵，劉文輝、劉湘叔叔和姪子，兩個大軍閥打四川內戰時，你爹給人打死的。才不是什麼為國捐軀，打日本鬼子。根本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侄子打叔叔、自家人打來打去時死的。一點價值都沒有。

小丁：我去你奶奶祖宗十八代——你再說——

大毛：我偏說。你爹死得不光采——

# 舞台劇劇本

小丁：大毛，你別以為我會看在你少一條腿就放過你——

大毛：少一條腿又怎樣？我怕你打我不成。我講的都是實話，你個龜兒子——

（小丁聽到最後一句，怒打大毛，兩人打架。）

大毛：你這個頑固的蔣幫走狗！

小丁：放屁！

（兩人繼續纏鬥。大毛將小丁壓在地上。）

大毛：我打你這個豬腦袋，讓你認清事實。（打他）

（小丁翻身，換他把大毛壓在地上。）

小丁：你這死共產黨，專搞心理戰！什麼為祖國好，為家鄉好。你為祖國好把自己弟弟給殺了。

大毛：什麼？

（小丁停手，分開。小丁起身要走。）

大毛：等一下，你說什麼？你說清楚。

小丁：那是小毛。你衝上來為了救你的人，開槍射死的那個兵是小毛。你根本就沒發現到。

大毛：（呆住）——你騙我！王八蛋，你個老奸巨滑的國民黨，你騙我——

小丁：我騙你做什麼？現在我們兩個給人家關在這裡，都是俘虜。我騙你有什麼好處？你口口聲聲說要找小毛，找到沒有？！？

大毛：——我不信——

小丁：是你沒認清事實——

（大毛怒，想拿拐杖打小丁。卻跌倒，他趴在地上。小丁不扶他，冷眼在旁瞪著。）

大毛：你騙我。對不對？你個死雞丁，騙我——

小丁：……我現在講什麼你都不會相信——

大毛：我幹嘛要信你。——我打過那麼多仗，開過那麼多槍——你隨便說個被我打死的人是小毛，我就要信啊！？——不可

能的，我沒理由認不出他是小毛——是小毛我一定認得，他是我弟弟——你騙人，你才放屁！

(小丁看著地上的大毛，又難過又生氣。不語。轉身離去。)

大毛：(對著小丁的背影喊)你給我回來說清楚，是我弟弟我一定

認得！不可能——不要走。你拿證據來啊，拿證據來嘛！

是小毛我怎麼會認不出來啊——

(燈暗。)

3-9

地點：營房外

人物：小丁、北同、壯漢甲、壯漢乙、小毛

(夜晚。北同與壯漢乙鬼鬼崇崇躲在一旁。)

壯漢乙：放心，簡單的很。像我上次做的那樣。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了不起多插個幾刀。這是為祖國出點力。叫那些美帝走狗知道厲害。

北同：我會好好辦。我就是為了要替國家出力而到這裡來的。有這次機會。我會好好表現。

壯漢乙：(看到)吳啟帶人來了。

(北同與乙躲起來。)

(小丁被壯漢甲領著，邊打哈欠邊走。)

小丁：(停住)老哥，夜深。有話要傳給我在營房門口說就好了。

壯漢甲：要我傳話的人說不能給人家聽到。

小丁：有那麼緊密的事？

壯漢甲：(見他沒有跟上的意思，便靠近他)是關於遣返的事。我們想一起商量，看是不是要和東生他們那區一樣，來個滴血畫國旗，表達一下我們要去台灣的決心。

(小丁不語也不動。)

壯漢甲：是不是好好鬧一鬧，給人家瞧瞧厲害。

小丁：(覺得不太妥，頻頻看週遭)我已經表達過我的立場了。剩下的只好看人家的——我想回去睡覺了。

(北同忍不住衝了來。)

北同：打倒美帝走狗。

(漢子乙跟在後面。小丁驚覺有人衝出，轉身要逃，被甲攔腰抱住，北同短刀刺上，小丁手臂被劃傷。小丁揮開北同的刀。甲乙



同時制住小丁。

小丁：（狂喊）救命！來人哪！救命！！

漢子乙：打死帝國主義走狗。（打小丁）

壯漢甲：你這個漢奸。（打小丁）

（北同撿起刀衝向小丁，舉刀待刺，小丁抬頭，兩人照面。）

小丁：北同。

（北同提著刀刺不下去。）

（哨聲四起。甲跑下。）

乙：北同。動手。快動手。

小丁：北同。

北同：（吐口水）不要叫我。就是有你們這走狗，丟我們中華民族的臉。

（哨音更響亮更近。）

乙：北同！動手。不然他會把你告出來的。（看看四週）快！他是帝國主義走狗！是敵人！動手！

（北同大喊一聲，刺向小丁。小丁倒下。北同轉身與乙同奔下。）

（哨音大作。又漸小。）

燈光聚在小丁身上。燈光變換。小毛出現舞台上。）

小毛：小丁。別貪睡。再晚趕不上船去台灣了。

小丁：（爬起）小毛！

小毛：哎，你說台灣是個怎樣的地方？氣候不知道怎樣？

小丁：我也不知道？小毛——我跟你講件事你別笑我。

小毛：什麼事？

小丁：這幾天大家都在刺青，我——

小毛：你怕痛，不敢刺。（笑）你個龜兒子。

小丁：我——我不怕！我是不知道好不好——

小毛：到了台灣，要是不用打仗——

小丁：真的不用打仗，就最好囉。——（頓）小毛啊，沒想到我們這輩子還可以到想都沒想過的地方——昨天人家畫台灣地

# 舞台劇劇本

形給我看——（頓）小毛，你咧？你選了去那裡？

小毛：小丁。現在我想去那就可以去那裡了。可以回老家，可以

去台灣，可以去東北，都可以。

小丁：那我跟你去。

小毛：不行。你要自己走。

小丁：走去那？

小毛：去你該去的地方。你心要放寬點。不會有事的。

（小毛要離開。）

小丁：小毛，你要去那裡？小毛——

（燈漸暗）

3-10

地點：醫院

人物：護士、大毛、小丁

(大毛走進病房，發現一護士正在整理病床，床上無人。)

大毛：(試探地)請問——

護士：(有些口音的中文)嗯？什麼？(自顧自的在病歷表上記錄

。)

大毛：(鬆口氣)這個病人出院了嗎？

護士：(繼續寫)哦。齊仲傑啊？

大毛：對。

護士：沒有出院。

大毛：他的傷不要緊吧？

護士：放心。他那種人命硬，送來時還唉唉叫，昨天開始就到處跑。  
。我們這裡只要會說點中文的護士他都搭訕過了。

大毛：哦。

護士：他去廁所，可能在走廊和誰聊天。哪！回來了。

(小丁看到大毛。不做任何表示。)

護士：我才和你朋友說你哪。你就回來了。

小丁：哇！新床單。金小姐，你真好。要是我能娶你做老婆，下輩子做牛做馬都願意。

護士：別說了。(對大毛)他對每個護士是這樣說的。(對小丁)  
你朋友，人家老實多了。

小丁：(瞪著大毛，認真的)他身上刺了「反共抗俄」嗎？他是敵人，不是我朋友。

(金夾在兩個沈默相對的人之間，有些不解有些尷尬。)

護士：你們不要在這打架。

大毛：該打的打過了。我現在是來和他談的。

護士：要慢慢說話。(對小丁)我一會拿藥給你。

(護士下。)

大毛：小丁，我今天來想要和你談談——

小丁：你沒聽見人家漂亮護士講的啊？要慢慢說話，你說太快了

大毛：(盯著他)我不是來打哈哈的，是有認真話要說的。

(停頓。小丁不看他。)

小丁：我們楚河漢界分開了，要談什麼？

大毛：你沒有把北同他們報出來，我們很感謝。

小丁：那些小鬼懂什麼？你們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你要把白的說成黑的他也信。

大毛：你才老把黑的當白的。以前就這樣。那次會掉進河裡也是因為你不聽我勸，硬要走那條壞掉的橋——

小丁：你別忘了是你搞得我們三人快遲到了。說要挑最近的走。每次都你出主意拿方向，老害我們跟著倒楣。

大毛：你又要和我辯。是你老在那扯我後腿——

(兩人停住。)

大毛：小丁。我只是來再和你幾句話。以後咱們各一邊。只是我很遺憾，我們是好兄弟，卻不能同條船，一起努力。

小丁：現在說這些，沒有用的。我和你打開始就不同船。我也不想上你們的船。

大毛：小毛的事，我想了好幾個晚上，總算給我想通了，那不是弟弟，是敵人。是蔣介石的兵，反革命份子。

小丁：他是你弟弟。同娘胎生的。

大毛：——他一定也殺了我很多很多弟兄，我是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活得更好。我不後悔打這仗。

小丁：我還有什麼好講？我小丁不懂這些。我認老長官、老戰友。大家都去台灣，我就跟去台灣。(頓)我們報到入伍那天。你不見了。我想這一定是老天爺故意作弄人。小時候，我們三個和別人玩騎打仗，你都是別國的，打得我和小

舞台劇劇本

毛起不來。說不定今天這個局面就是注定好了的。

(大毛不語。)

小丁：好了。好了。你走吧。——我們也不用說再見——大概也不會再見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大毛默然轉身。)

小丁：大毛——我說過我會好好的活，去台灣我也會努力過日子。

(大毛靜默地離去。)

3-11

時間：1999年

地點：台北某公園

人物：丁老先生、翁老太太

翁老太太：這裡變成這樣——也蠻好的。

丁老先生：是啊。還可以來走走。（頓）就是心裡不踏實。住了好幾十年，拆掉就沒了。好像我們從來沒住在這裡過，好像連根拔起——

翁老太太：（笑）都快過去的人了，你還在意這個？

丁老先生：（笑）也對。比起小毛、比起那些沒出來的，我們好命得太多了。還爭什麼？不過——哎，想年輕的時候就是打仗，到處跑，又到韓國，最後才來台灣。辛辛苦苦弄個家養孩子，好不容易把孩子養大，房子也拆了——

（兩人沈默。）

翁老太太：時間好快——本還想秀敏會和小毛一起走。那男孩子看起來還不錯。算老實的。

丁老先生：那個時候誰能抓得準要做什麼，事情臨頭了，有路走就走，有飯吃就吃。小毛也想帶秀敏走。要是我們回去蘑菇地找到你們就好了。小毛也許不會死。我們說不定會一起到韓國，一起來台灣——（依稀想起往事）

翁老太太：沒想到你真的去打了韓戰，才來台灣的。

丁老先生：（點頭）我還記得那天早上，管理戰俘營的印度人說好了要在廿日早上八點放人。我們緊張得，晚上都不敢脫衣服睡覺，怕起不來，怕印度人變卦。一到早上四點鐘，天都還沒亮，就吃早飯。打掃營地，摺好所有的帳篷。七點鐘，要往北回大陸的去北邊集合，要去台灣的往南邊集合，就等時候到了開大門，往自己





# 舞台劇劇本

3-12

人物：大毛、小丁、軍人

(一軍人出現在高處。朗讀「日內瓦公約」及「韓國停戰協定」。)

軍人：聯軍統帥部，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依照「日內瓦公約」

及「韓國停戰協定」條文，宣佈全體戰俘，於一九五四年

一月廿三日零時起，立即獲釋，並恢復其平民身份。

(聚光燈下，小丁在軍人朗讀宣言時更換衣服。換上全新美式軍裝的小丁，但仍穿上他的將軍鞋，拎起包包。)

(小丁奔跑的身影。同時我們也看見大毛的背影，跑向另一邊。兩人分向兩處奔去。)

3-13

時間：接續3-11

地點：公園

人物：丁老先生、翁老太太

(老先生與老太太繼續閒聊著。)

翁老太太：你太太多大年紀？

丁老先生：小我十二歲。我到森林開發處那時候娶的。

翁老太太：孩子咧？

丁老先生：兩個。大的女兒，小的兒子，上個月我孫子剛滿月。

翁老太太：哦。你也抱孫子囉。

丁老先生：你咧？

翁老太太：兩男一女，我最小的孫子今年都讀高中了。改天到我家坐坐。我在永康街那邊開館子，就叫「玉慧」，招牌菜「乾燒明蝦」很受人歡迎。近來都是我兒子在做。那天來吃吃看，口味像不像。帶你老婆來。

丁老先生：好啊。哦，你開了館子啊？

翁老太太：這裡的人都喜歡吃四川菜嘛。

丁老先生：(興奮)那要去要去。

翁老太太：我那口子去的早，不然他做的小菜、小點心更道地。紅油抄手、回鍋肉、湯圓……，還有拿手好菜「龍虎鬥」、「貴妃雞」、「香酥鴨」……

丁老先生：你還會做沖菜不會？

翁老太太：還會啊。天冷點，台灣芥菜嫩一點還蠻好的。你愛吃？

丁老先生：我幾十年沒吃過了。以前有個老鄉會做，還做給我吃。現在找不到人做了。

翁老太太：那天你來我館子，我給你做。

丁：好啊，好啊。那選一天去。這個禮拜六好了……

# 舞台劇劇本

(在他們聊天當中，漸漸有許多路人進入公園，散步或是運動。這些路人的面孔似曾相識。他們都由之前曾出場的演員扮演。例如一開場的孕婦改為現代孕婦，由先生陪同散步，手中拎著一袋切好的水果。曾飾演老張的演員扮演跑步者、演北同的演員改演溜直排輪的年輕人………  
燈漸暗。)

## 【全劇結束】

為了這一齣感情糾紛而想重新起來得十二年，直到三年前才水落石出。正當我開了一家廣播公司，還仍自傷時起，也私底下想辦法嘗試免費的學習機會。

剛進公司時，心中不免有些忐忑，畢竟這是一家新創公司，一切都在摸索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這裡的氛圍非常良好，同事們都非常專業且充滿活力。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不僅能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還能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長。

回首過去，雖然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挑戰，但正是這些經歷讓我變得更加堅強和成熟。在未來的道路上，我將繼續努力，不斷學習和進步，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奮鬥到底。

這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經歷，也是我成長的契機。感謝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是我前進的動力。

舞台劇劇本《第一名》 姜富華  
《小卒過河三部曲》

【舞台劇劇本】